

路  
史

冊  
六



路史餘論第二卷

宋廬陵羅泌著

男萃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重卦伏羲

子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夫八卦成列斯小成也因而重之爻在其中則六十四矣小成者八卦自重者也是造六畫者伏羲而六十有四者亦伏羲也故世紀云炎帝究八八之體爲六十四夫卦不六十四不可以筮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伏羲之易也而曰八卦相錯蓋一貞一悔必相錯而後見故劉安云八卦可以識吉凶知善惡矣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則輔嗣之言爲得其本然而洛誦之流俱以爲文王重卦因楊雄之說而繆之也且昔聞之傳說之初赭衣而賃舂于岩旣夢乘雲遶

日而行於是筮之得利建侯是則前有豫矣滿招損謙受益謙與損益益稷之言不自後世畋漁之離謂之小成可也未耨之益與交易之噬嗑此小成哉然則不自文王斷可識矣若古聖人立創一事則必周旋反覆極其至而後已固非若後世苟且依違稍可行而遂止者伏羲之時八卦自重亦自詳於施用特未見之文字至連山與歸藏反易上下則爻象已大備而世弗深究降及文王拘囚羑里用以卜筮如竄繇辭更改衍數以立大衍之策使之可衍而後文辭始詳遂名之以周易其所詳定固非爲六十四實大衍之說也雖然衍數之立亦其本有文王者致其法爾七百六十八卦三千八百四十之變而後二百五十有六其本然也此曆法之所以歷代不能改豈後世邪鄭夫謂文王易八卦之方而次六十四卦其可知矣

書契說

書之敘曰伏羲氏王天下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按

書緯與孝經援神契則俱以爲三皇無文故或者謂太昊結繩而治黃帝始有書契而班固鄭玄馬融王肅之徒更以爲文籍起於五帝斯大繆也夫三墳八索不自後世而易卦本草本於羲炎豈五帝之爲哉嘗竊稽之先天之書始乾終夬而書契之作實取夬象是則書契之興出於羲氏有不疑者子國之言初未必究乎此蓋偶合爾而皇甫世紀遂爾從之善取據矣班馬之言穎達旣已辨之亦謂遂皇刻石已在伏羲前則文字宜與天地並興況史皇固已作書伏羲固已作易豈後世哉周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烏得云無文邪且洞神論三元八會爲三皇之前烏跡之始雖世無有然無懷氏固已封秦山昭姓紀號播之山石其書略已見於尉律則是伏羲之有書契爲不迂也又況無懷之前昭姓之後已自不少俱有鑱勒見之封丘曷得謂至黃帝始有書契乎

### 九井列山

世言神農生而九井自出按九井在賴山荊州記云江夏隨縣北界厲鄉村南重山也井在山北重塹周之廣一頃一十畝內有地云神農宅神農生此神農既育九井自穿舊說汲一井則八井皆動寰宇記在縣北百里人不敢觸按今惟存一穴大木傍蔭人卽其處爲神農社年常祠之亦引荊州記所言厲鄉村厲山下之穴神農所生穴口方一步容數人上有神農廟卽荊州圖永陽縣西北二百三十里厲鄉山東石穴也高三十丈長二百尺謂之神農穴神農生於厲鄉者老子亦生于此故崔氏瀨鄉記以爲老子教堂之故處祇今真源老子祠北二里有李母祠門內東院有九井述征記云汲一則八動然當塗南十里又有九井山伏滔記丹陽山南有九井五乾四通大江寰宇記穰之九井與江寧三井皆汲一則餘俱震而廣濟之靜林院亦有九井攷之院記乃開成中宗義所鑿爲陰竇使相通引東巖水注之卽今之九井寺固知巖井之相通附會者非一矣且若江寧

三井在城南五里三井岡而縣復有烈山烈洲臨江中流上有神祠記或以爲烈山氏之故迹乃伏滔記之栗洲也其上有小山如栗王敦舉兵所至者輿地志云吳之舊津是矣內有小水商客停舟以避烈風而名亦曰溧洲非古之烈山也

### 事始

傳曰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爲則禮由己夫物之始或創或基或因或革皆有自來此禮之所由始也故能知之則知禮之所自起知禮之所自起則禮之爲有不由己而由人乎哉是則器械舟車宮室之爲用可重而其因變之始尤君子所當致意焉者也魯侯有云君爲故事何禮之拘彼衆云者飲食日用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也欲其動之協禮難矣哉原智者之創物存乎記注曩之人裒之者亦已衆矣然而或猥或略僞謬實繁稽之於事賢者爲忸易曰斷木爲杵掘地爲白白杵之利萬民以濟此神農氏之事也而新論以爲伏羲

黃帝內傳以爲黃帝謂伏羲者蓋以呂覽赤糞杵臼爲伏羲之臣謂黃帝者蓋以世本雍父踐舂爲黃帝之佐爾夫神農之耒耜亦見於易其爲斧斤作鉏耨則見於周書而皇圖要覽若世本則以爲垂作耒耨字林又以耒耜爲臯陶所作是伏羲先耕而爲杵臼神農不以耒耜而耕而易傳之言且不信矣古史攷云神農之時民始食穀釋米加燒石之上而食之黃帝始有釜鑊火食之道始成斯蓋本之周書黃帝始鑊竈蒸穀爲飯烹穀爲糜燔肉爲炙之說茲大繆也夫有火食則有烹蒸之事矣又孰有能定百藥之蒸炮不違一性而不能辨一穀之可蒸烹而有待於千百載之後人哉大抵始事之書最爲無統紀原之作繆落尤繁彼琵琶箏胡笳羌笛羯鼓胡牀兜綿狔錦韉敦塔寺之類不窮異方而惟以見於中國者爲始猶云可也有如堯之羹紂之箸稷之隘巷舜之牆里伊尹之履吾丘子之鎌胤之舞衣公劉之囊囊秦穆公之沐浴不究在昔而惟以見於傳者爲始



豈盡見邪又至以秋千爲千秋之倒語則尋語聲而不知其爲迂以拓跋爲拓拔之轉稱則認字形而不識其爲妄指旃爲氈認蘇爲梳是亦升謝堂覓鳳毛責坊州貢杜若者豈特見笑於一時哉

神農求雨書

大旱雩祭而祈雨大水鳴鼓而攻社被雩以青衣繫社以朱索此陰陽之義也神農求雨書曰春夏雨日而不雨甲乙命爲青龍又爲火龍東方小童舞之丙丁不雨命爲赤龍南方壯者舞之戊己不雨命爲黃龍壯者舞之庚辛不雨命爲白龍又爲火龍西方老人舞之壬癸不雨命爲黑龍北方老人舞之如此不雨潛處闔南門置水其外開北門取人骨埋之如此不雨命巫祝而暴之如此不雨神仙積薪擊鼓而焚之漢董仲舒爲請雨法春令縣以水日禱社稷山川家人祠戶禁伐聚蚰八日爲壇東門植八蒼繒祠共工八生魚玄酒膊脯甲乙日共十一青龍東方東鄉八僮衣青舞之田嗇夫青衣立里社

通溝池置五蝦蟆焚雄雞老猥闔南門置水其外開里北門焚老猥埋骨開泉夏令縣邑以水日家人祀竈暴釜爲壇南門外植十赤繒祠蚩尤十赤雞丙丁日共七赤龍南方南鄉七壯衣赤舞之赤衣而立通社燔雞猥如春祠季夏禱山陵無舉士令縣邑十日一徙市南門外五日家人祠中霽及稷以母鮪五壇帝旁植五黃繒戊己日爲五黃龍中央南鄉五丈夫黃舞之老者黃衣立通社立秋暴兵尪巫無舉火煎金器家人祀門祠太昊以九桐魚植九白繒庚辛日爲九白龍西方西鄉九鰓白衣舞之司馬白衣立冬舞龍六日禱名山以助之家人祠井無壅水祠玄冥以雞犬六壬癸日立六黑龍北方北鄰六老人衣黑舞之尉黑衣立他隨方色蝦蟆池皆如春儀雨至報以豚酒黍茅席無斷衣物鄉位各從方色四時皆以水日爲龍開陰閉陽焚薪薶骨十日各異又奏江都王母收廣陵女子爲人祝者視一月諸巫母聚郭門爲壇以脯酒祭女擇寬便徙市毋納丈夫丈夫

毋相從飲令吏妻各往視其夫到卽起雨而止劉歆致雨其作土龍吹律諸方備具蓋本諸此漢世旱則公卿官長以次雩禮士人舞僮七日一易如故事自立春盡立秋郡國上雨澤以爲農也故尸子云神農之理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爲行雨旬日爲穀雨旬五日爲時雨萬物咸利故曰神雨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豈非太平之應哉

### 赤松石室

予游炎陵過西陽之鄉值雲陽老期我于山中觀赤松軒轅之壇寺後山之頂爲歲祈所赤松子者炎帝之諸侯也旣耄移老襄城家于石室故齊孔稚玄館碑云赤松家于石室之下神農行弟子之敬今襄陽之境也而說者乃以爲東陽之石室山故東陽記北山去郡三十里有赤松廟赤松澗云昔徐公遇赤松於此而酈氏水經亦謂赤松子遊金華山自燒而化故今山上有赤松壇載稽非也乃皇初平爾初平亦赤松子也炎世赤松迹在襄陽不在於此按習鑿齒襄陽

傳蔡陽界有赤松子亭下有神陂卽南都賦所謂松子神陂者也神  
仙傳云赤松子者服水玉神農時爲雨師教神農入火炎帝少女追  
言與之俱仙高辛之時復爲雨師而列仙傳有赤松子輿者在黃帝  
時啖百草華不穀至堯時爲木工故傳謂帝佶師之又云堯師之而  
道亦有黃帝問赤松子中戒等經此張良所以願從之游非末代之  
數矣然今西蜀峨眉衡陽在在俱有赤松壇壝豈其所寓邪雲陽之  
迹邇于炎陵可得而詳也

### 臯禠古祀女媧

變媒言禠變稷言稷神之也

臯稷之神女媧是饗末世已失其源謂爲媧簡之所託者疏矣昔者  
駘姜從饗郊禠則郊禠之禮古先之世有之矣媧駘同列豈得爲媧  
簡哉而五經異義乃以爲簡狄吞鵲卵而生子得王以爲媒官嘉祥  
從而祠之故王權爲問謂舊注以言先商之時未有高禠生民裡祀

以祓無子而姜嫄禋祀上帝以生契則郊禘非立於生契之後鄭志  
謙喬答云先商之時自有禘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以玄鳥至之日  
祠之彼其所禋乃於上帝至城簡吞乙之後後王乃復祀之以配帝  
若昔先禘則廢之矣斯說爲覈然乃不知其爲女皇至商而祠簡狄  
迨周而祭姜嫄時各推其本而配之亦猶后稷之神古祠帝柱逮周  
而易以棄事資沿革隨世而有變易此蔡邕所以謂禘神高辛以前  
之所舊有不由於高辛也東晉云臯禘者人之先也盧植乃云玄鳥  
至時陰陽中而萬物生於是以至三牲請于高禘之神因其明顯故謂  
之高因其求子故謂之禘而古有禘氏之官因以爲之神斯得之矣  
秦廢典祀及漢武晚無子於是始立禘祠城南下洎北齊爰以太昊  
配之青帝壇之南郊旁隋唐因之及 皇朝景祐四年乃以春分之  
日壇于南郊祠青帝而配以伏羲與饗猶不及女媧云

蜡臘異

蜡報田之祭歲終合萬物而索饗者孔子曰一日之蜡百日之澤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春官宗伯以醯辜祭四方百物主日而配月百神從之致百物而用六樂籥章國祭蜡則歛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伊耆氏掌共仗取其老物以佚蜡氏掌除鼬取其老物以息蓋有以勞之必有以佚之有以作之必有以息之故既蜡則飲酒于學黨正屬民飲酒于敘令得極歡而大飲所以休息之也雖然蜡與臘異臘也者獵也獵取禽以祭祖故禮臘先祖五祀在蜡後黃衣黃冠而祭謂之息民而蜡則祭日月星辰祠門閭公社皮弁素服以送終葛帶榛杖以從喪殺所謂大蜡大蜡天子之禮也是以漢唐蜡祭遍及五祀蜡則於郊臘則于廟蜡祭宗而不及天祭社而不著地以異於郊也玉燭寶典云臘者祭先祖蜡者報百神同日而異祭蓋亦以漢世季冬勞農大饗臘祭宗廟五祀同於一日爾按晉宋舊事魏帝遜位祖以酉而臘以丑高堂隆議王者各以其行之盛者爲祖而衰臘故

木行之君子祖辰臘火以午戌木以卯未金以酉丑土以戌辰今魏  
土王宜以戌祖辰臘博士秦靜謂古禮歲終祭蜡皆有常日而無正  
月祖祭之文漢以戌臘而以寅正午日祖蓋非經義黃精之君盛德  
在未而坤位於西南辰者歲終日窮之辰不宜以爲歲初祖祭之行  
惟丑者土之終宜如前未祖而丑臘魏名臣奏司農董遇之議亦謂  
土行之君且以未祖丑臘而魏臺訪議臣崇所議月令左氏俱不著  
日師說惟以盛祖而終臘此卽隆之說也厥後宋德以水故子祖而  
辰臘周以十日祭神農伊耆下至毛介於五郊五方天地星宿四靈  
五帝五官嶽鎮下至原隰分方而合祭之故隋初因以孟冬丁亥蜡  
百神失厥所謂至開皇始以建丑用臘貞觀十一年房玄齡復按月  
令蜡法惟祭天宗其五天帝五人帝五地極俱非古典請除之而以  
季冬前寅蜡百神南郊以卯日祭社稷於社宮以辰臘饗宗廟五祀  
及開元定禮乃命三祭皆從臘辰以應土德益失之矣

六典唐以季冬臘前寅蜡

百神於南郊大明夜明神農后稷伊耆五官五星二十八宿十二辰  
嶽鎮海濱五田畷青龍朱雀麒麟騶虞玄武五方山川以至昆虫一

百八十皇朝乾德元年蓋用戌臘而以前七日辛卯大蜡和峴以為

蜡者臘之別名遂援開元之事而以今所行者為非於是三祭同用

戌其合矣乎

### 祭先飯

老者多僂佛者多躄僂故敢為妄躄故敢為誕理勢然也禮食必祭  
祭先飯祭乎其始飯者也古者將田祭貉將射祭侯用火祭燿用師  
祭禱食必祭先倉爨必祭先炊養老則祭先老不忘本也先衣先虞  
先蠶先卜先馬先牧先農先嗇先食先酒皆其類矣先王之制禮無  
非教也食祭祭所先進主人先進則先祭後進則後祭春官大祝辨  
其九祭一曰食祭而膳夫王食與肆師之饗食一皆授祭亦以報本  
反始也玉藻曰君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徧嘗羞  
飯而飲俟命之品嘗然後惟所欲是故孔子侍食於君君祭先飯少



施氏食子以禮而飽祭則作而辭疏食不足祭也客若降等則主人延客祭而後祭客不降等則遂先祭瓜尙環魚尙臠而設之序則徧祭之其不祭者惟水漿魚腊滷醬若餽餘爾此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泛祭而工所以賦茅鴟也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終食之仁吾於食祭見之矣孔穎達謂君子不忘本有德必酬之故得食必種種出少置籩豆間以報先代造食之人是以王渙每食必絃歌而薦之蓋是意也今世固有當饋而祭者實本諸此其爲佛者竊而倣之既久而莫究其由則又引而入之佛鬼之說曰爲鬼設也亦可喊矣據紀聞錄有謁薛相訥之子直者未食先祭直曰是奚爲者客曰釋言曠野之鬼食人血肉而佛氏化之制爲此戒且食而先施得其命壽延長直詰之曰若何妄邪何所有佛何者爲鬼俗人相誑愚者雷同而子信之邪子俗人也若直亦可謂豪傑之士矣然錄所記乃謂于時空中有聲責者若云迨午且死及是果殞可謂大妄夫人之死

生雖天地有不制佛鬼奚爲哉使直之死爲果然耶是亦適與死會而山鬼得以憑虛乘釁倡嚇而厭崇之爾柰何世俗更益崇信多見無識雖然世之誕妄豈惟二氏哉其在儒宗固有之矣謂寒食爲介推謂五日爲屈原與夫七夕牛女之類其與佛者中元目連等事何以異然而舉天之下奔走企羨至數百年而不可止君子於此可不攷駁其流而微怪之是信耶據韓詩外傳云孔子侍坐哀公公賜之桃與黍孔子先飯黍而後噉桃公曰夫黍以雪桃也子曰丘聞之矣黍五穀之長而桃爲下君子以賤雪貴不以貴雪賤則子之先飯特先飯爾而先飯之祭未可廢也善乎王符氏論陰陽巫祝之說曰賢人君子秉心正直可與言也世俗小人醜妾婢婦淺陋愚戇漸染旣成又數揚精而破膽矣今不順其精誠所向而彊之以其所畏直亦增病爾是猶羸病之人且畏螻螻而欲俾之觀虎其與怖而死者又速矣今之畏佛者類此

題炎陵

神農有天下傳七十世在古最爲長世者葬於茶陵見於郡國志帝  
王世紀予作路史紀之詳矣後十有五年始獲拜陵下摩挲古杉俯  
歎石麟追懷曩初愧爾隔世 淳熙十四年正月乙卯炎帝外臣廬  
陵羅泌書

路史餘論第二卷

... 五曰... 六曰... 七曰... 八曰... 九曰... 十曰... 十一曰... 十二曰... 十三曰... 十四曰... 十五曰... 十六曰... 十七曰... 十八曰... 十九曰... 二十曰... 二十一曰... 二十二曰... 二十三曰... 二十四曰... 二十五曰... 二十六曰... 二十七曰... 二十八曰... 二十九曰... 三十曰... 三十一曰... 三十二曰... 三十三曰... 三十四曰... 三十五曰... 三十六曰... 三十七曰... 三十八曰... 三十九曰... 四十曰... 四十一曰... 四十二曰... 四十三曰... 四十四曰... 四十五曰... 四十六曰... 四十七曰... 四十八曰... 四十九曰... 五十曰... 五十一曰... 五十二曰... 五十三曰... 五十四曰... 五十五曰... 五十六曰... 五十七曰... 五十八曰... 五十九曰... 六十曰... 六十一曰... 六十二曰... 六十三曰... 六十四曰... 六十五曰... 六十六曰... 六十七曰... 六十八曰... 六十九曰... 七十曰... 七十一曰... 七十二曰... 七十三曰... 七十四曰... 七十五曰... 七十六曰... 七十七曰... 七十八曰... 七十九曰... 八十曰... 八十一曰... 八十二曰... 八十三曰... 八十四曰... 八十五曰... 八十六曰... 八十七曰... 八十八曰... 八十九曰... 九十曰... 九十一曰... 九十二曰... 九十三曰... 九十四曰... 九十五曰... 九十六曰... 九十七曰... 九十八曰... 九十九曰... 一百曰...

... 天不... 手... 五... 十... 二十... 三十... 四十... 五十... 六十... 七十... 八十... 九十... 一百...

路史餘論第三卷

宋廬陵羅泌著

男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許繇

莊周書言堯遜天下於許繇許繇不受恥之而逃於箕陰且以為由師齧缺缺師王倪與被衣而意而子與巢父嚴僖方回皆許由之友凡數人者迹不見於他傳故說者類以周為寓言靡事實太史公且疑之謂其不有遜禪之事而乃特稱箕山許由之冢今據在登封東南三十里為高三丈則不得謂無其人也呂春秋言堯朝由於沛澤請屬天下朝者亦上見下之稱昔周公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而七十人是也而傳謂由隱沛澤之黃城耕於箕山之下沛澤即今之沛而黃城則今登封西南之負黍亭也馮衍顯志賦所謂求善卷之所在遇許由於負黍者京相璠云

張受先曰亭名古雅

成陽西南二十七里世謂黃城而西征記許昌城者為許由之所居  
 大城東北九里而近猶有臺曰許由其崇六丈廣三十步許由之所  
 嘗登故譙史云由居箕山恬泊無欲堯聘不就人咸高之因曰堯以  
 天下屬之由切恥之夫周之言固有或寓然齧缺王倪豈類如疏者  
 云哉益部傳云堯傳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世何徽焉魏子且曰  
 許由立身守志存己不甘祿位於是洗耳不受堯遜此謙退之至也  
 而樂錄等直謂堯以符璽禪為天子說者過之夫由之避堯寵也退  
 處箕山故其卒葬在是所謂箕公之神配五岳者許四岳之祚也堯  
 之遜於四岳則由既在舉矣豈得謂無此人邪王倪齧缺其說如彼而洪慶善言長沮桀  
溺為沮如淖溺示混兮夫堯之遜天下非遺天下託天下也由之辭  
若濁無涉川濟難意天下非輕天下重天下也程晏亦言堯勞於民求以託其民以由能  
 重天下之民故此託之而且以天下之民為重故不敢以輕受斯得  
 由之心矣是何魏惠將授國於惠施惠施不聽謂惠子曰古之有國

必賢者也故受而賢者舜也是欲子之舜也傳而賢者堯辭而賢者由是欲主之堯而子之由也堯舜許由之作非獨傳舜辭也他行稱是今無他行而欲爲堯舜許由故惠主首布冠而拘于郟齊幾弗受惠子易衣變冠而走幾不出境故自行不可以幸必成史舉非犀首於王也犀首顧欲窮之謂張儀曰請王遜先生國而先生爲弗受則王堯舜而先生許由矣衍因請王致萬戶儀因令舉比數見衍王聞而弗使也不辭而去由此語之由豈從爲妄者資哉論高而過實弊之至也故君子之爲遜顧時而已矣無故而爲遜何取焉

按符子云許由欲觀帝意謂堯曰生于華殿之上面雙闕之下君之榮願亦已足矣夫堯曰予坐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于棟余立楹扉之內霏然而雲生于牖雖面雙闕無異乎崔巍之冠蓬萊雖背牖郭無異乎迴巒之榮崑崙余安知其所以安榮

如此意量  
是大于許  
由

夷齊首山

夷齊冢廟在蒲之蒲阪首陽山之南馬融顏師古之說同而高誘乃以爲洛東北去二十里之首陽山杜預阮籍之徒咸以爲然更謂二子餓死在是卽今二山皆有夷齊冢廟九域志兩從之戴延之竊以爲疑按夷齊之蹤當在河東首山者雷首也是爲中條一曰薄山一山九名卽萑山也據河南郡境界薄云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夷齊所居而黃太史猶以或者指武師度孟津二子叩馬而諫當以洛陽爲是夫首山之名所在固不一曹大家云在隴西而今隴西有地曰首陽東有烏鼠山謂之首陽而許叔重言首陽則正在遼西今遼之和順東實有山曰首陽俱有祠廟其在吳郡亦有首山豈得偏爲據邪子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又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歟注家亦云蒲阪陽區山者俗號首陽而黃子且以爲無餓死事按呂氏書夷齊如周至岐陽而文王已歿武王卽位使叔旦說膠革於次四內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又使召公就微子啓



於共頭之下盟曰世爲長侯守商之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各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其一以其一歸夷齊聞之相視而笑曰嘻異哉非吾所謂道也昔神農氏特祀盡敬而不祈喜云云卑自高也今周見商之僻而遽爲之其治尙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夢以說衆殺伐以要利以此治商是以亂易暴也今天下聞周德衰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不若避之以結吾行二子乃北行至首陽餓焉石曼卿云死蒲阪者恥周之事而死于堯舜之區庶幾見揖異之風焉則亦非洛陽矣又孰有叩馬之事哉三秦記謂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變武王戒之不食而死而爾雅云芑白苗捷爲舍人以爲伯夷所食首陽之草也程晏以不食爲飽以失仁爲餒餓乃其飽死乃其生而李德裕且以聞媛不薇爲不智不義棄兄之祿不仁伊川程氏則謂止是不食其祿非餓不食聖言皦日而衆言猶不一惜哉

五旗五麾

風后曰予告汝帝之五旗東方法青龍曰旗南方法赤鳥曰鼠西法白虎曰典北法黑蛇曰旂中央法黃龍常見河圖書五麾五牙旗也爲五色見青則舉青牙見白則舉白牙餘隨所見舉之以牙爲飾見出軍訣玄女兵法云伍胥請以朱雀之日日正中時立赤色徵音絳衣之軍于南方以輔角軍以青龍日平旦立青色角音青衣之軍于東方以輔羽軍以玄武日人定時立黑色羽音黑衣之軍于北方以輔商軍以白虎日日入時立白色商音白衣之將于西以輔官軍以黃龍之日日中建黃旗於中央以制四方五軍具四面攻之三日城果下爰制其陣而黃帝八陣之法車箱洞當金也車工中黃土也鳥雲鳥翔火也折衝木也龍騰却月水也鴈行鵝鸛天也車輪地也飛翼浮蛆巽也在通俗文車當謂算篁林宗別傳部從事宿仲琰柴車編荆爲當是也

納音五行說 婚曆妾

甲乙木丑未土子水而午火六者無一金而風后妃合乃以甲子乙丑甲午乙未爲之金此出乎數者然也數之所合變之所由出也乾爲天坤爲地乾坤合而爲泰德爲父紅爲母德紅合而爲東干爲君支爲臣支干合而納音生是故甲乙爲君子丑爲臣子丑甲乙合而爲金蓋五行之在天下各有氣性有材位或相濟或相克若成器未成器旺在受絕絕中受氣惟相妃而取之爲不同爾此金數之所以雖同而又有海中沙中之異或曰甲乙以相克取甲嫁庚乙嫁辛而甲乙遂有金氣故凡木必受金胎陽生於子水王之地故甲子乙丑爲海中之陽金陰生于午火王之地故甲午乙未爲沙中之陰金子陽之始午陰之始以甲加子乙加丑數之至午得庚至未得辛爲陽索陰以甲加午乙加未數至子丑亦得庚辛爲陰匹陽納干數也從甲至庚得七七爲西方西方素皇之氣故甲子乙丑皆爲金三爲火

茅廬門曰  
高明之家  
往往溺于  
惑矣操何  
說以破之  
以勝之

張賓王曰  
行軍之道  
上訴九天  
下底九淵  
制器考理  
物之不苟  
如此

九為木一為土五為水數其干不數其支此謂納音蓋亦旋宮之法  
夫妻子母相濟相克相上相下而吉凶之兆著矣草有莘與藟獨食  
之殺人合而食之則壽金錫兩柔合而煉之為剛理固如是然嘗怪  
代有所謂勘婚曆者以某命合某命則不利以某命合某命則大利  
或以生或以死未嘗不切笑之夫天地之間固有是理矣而決非此  
輩所能知者是書之所言決不究是理之所在父病推其子祿妻災  
課以夫年理固不易消而息之則思過半矣

鼓吹

蔡邕禮樂志云鼓吹岐伯所以揚武德也而劉瓛定軍禮以為鼓吹  
不知誰造漢氏以雄朔野短簫鏡歌岐伯所造故陸機鼓吹賦云原  
鼓吹之所始蓋稟命於軒皇徐廣車服儀制云角前世書記所不載  
西帝內傳云元女請制角二十四說文及晉書志通禮義纂亦云然  
又云請制旗幟以象雲物鑄鉦鏡以擬電聲鼓鼙以當雷霆皆元女

之所請而徐儉角賦以爲帝會羣臣所作清角者非也按周禮以鼗鼓鼓軍事六典樂錄說者云蚩尤帥魑魅與黃帝戰于涿鹿之野帝命吹角爲龍吟御之魏武北征烏丸越沙漠軍士多思歸於是減爲中鳴尤更悲切故有長鳴中鳴吹角三部云

楊升菴曰今制吹角以爲起于曹子建其說出于近世之胡公儼集中然不知其所引何書也按杜氏通典文獻通考陳氏樂書引証極爲博洽但引晉大司馬桓温屯中堂夜司馬爲吹角恬所彈又引陸機爲大都督聞衆軍警角謂孫拯曰我聞此殊不如華亭鶴鳴衛公兵法吹角十二聲爲一疊並不及子建事三公博極羣書豈有遺耶角事果始自子建何諸書不言自胡公始發之恐出臆說○衛公兵法鼓三百三十三槌爲一通鼓止角動次十二聲爲一疊故唐詩有疊鼓鳴笳之句

神荼鬱壘 儼

李卓吾曰  
二神亦名  
教司李也  
世人之學  
妄滑而茶  
鬱不一二  
見何也抑  
今人之妄  
滑茶鬱獨  
怨處與

襮架之事從古而有今人家正日門設神茶鬱壘爲說漫汗按風俗  
通引黃帝稱上古有兄弟二人曰茶曰鬱律在度朔山桃下簡百鬼  
妄滑人者援葦索執以食虎而漢舊儀乃引山海經云神茶鬱壘二  
神人主執惡害之鬼黃帝乃立桃人於門戶畫茶壘與虎索以禦鬼  
其爲說蓋如此獨風俗通作鬱律戰國策又作余與鬱壘厥義同也  
故集韻中壘音爲律蓋神茶者伸舒也而鬱律者苑結之謂也周代  
多以茶爲舒如公子荼夏后茶是也西京賦云靄鬱律於岩突聲鬱  
屈也沈伴文云鬱律構丹巘形鬱屈也而累涿又爲鬱律王充亦云  
禮刻尊爲雷形一出一入爲相校較之狀蓋律鬱者嶮嶮之類也相  
校較則鳴分裂魄然若敝裂者氣射之聲也鬱律忽發中人則死其  
引山海經鬱壘與舊儀同惟括地圖言二神曰鬱曰律則失之矣且  
黃帝內傳云黃帝始讎而莊子有游鳥問於雄黃逐疫出魅擊鼓呼  
噪與黃帝立巫咸之事則神茶鬱壘爆竹之事可知矣舉世多說故

發之

按禮緯曰顓頊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瘧鬼魃一居宮室區隅善驚人小兒於是以正歲十二月令禮官方相氏蒙熊皮黃皮四目玄衣纁裳執戈揚盾帥百隸及童子而時儺以索室而驅疫也

鸞翳

山海經云女牀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翟而五彩以文名曰鸞鳥見則天下安寧軒轅之丘沃旻之國鳳鳥自歌鸞鳥自舞元命苞云火離鸞鸞運斗樞言天樞得則鸞集演孔圖謂官以賢舉則在野帝軒題象鸞鳥來儀周公歸政制禮而鸞復見說文以爲神靈之精雞形赤色五彩鳴中五音頌聲作則至而孫氏瑞書謂是赤神之精鳳皇之佐狀類翟而五色鳴中五音肅肅雝雝喜則鳴舞人君行步有容進退有度祭祀宰人咸有敬讓禮節親疏有序鍾律調協則至亦山窟

氏之國標山之所廣都之野而南禺之山乃多鳳皇鵠雛鸞鳥張華云鸞者鳳之亞也似鳳而白鸞初生類鳳久復五彩變易禮斗威儀云其音如鈴巒巒然也周成王時氏羌獻鸞鳥於是法駕上綴以大鈴如鸞之聲迨抱璞子云聞樂而舞至則國安樂其雌曰和而禽經亦謂雌和雄鸞爾雅注曰雞趣郭氏按亦名翳屈原云駟玉虬而乘翳是也山海經蛇山有鳥五色其飛蔽日名曰翳九疑之山五彩之鳥飛蔽一鄉蓋卽翳也昔華陰辛繕連辟不至鸞集其槐雞首燕頤蛇頸魚尾五色而青多其高五尺光武詔問羣臣俱以鳳對太史令蔡衡曰凡象鳳者五五色而赤多者鳳黃多者鵠雛紫多者鸞鶩青多者鸞白多者鵠是鸞也非鳳也於是三公避位五鳳三年鸞鳳集長樂木上文章五色王阜世公爲重泉令吏民向化鸞止學館阜使授官椽公沙疊爲張雅樂擊磬鸞乃舉足垂翅應聲而舞棲止縣屋旬餘而去

阜或作輔

大抵鸞鳳多應仁孝嘉音聲而鸞尤識鍾律鍾律調



則和鳴蹈節而舞謝丞書方儲母死負土成墳種黎株鸞鳥樓上麴賓王結置峻祈之山獲

一鸞鳥甚愛之欲其鳴不能乃飾以金籠享以珍羞而鸞愈感三年

王妃乃言聞之鸞鳥見類而鳴懸其鏡以映之鸞覩影感契慨焉悲

呃哀響中宵一奮而絕范泰因作鸞鳥詩序敬叔異苑從而記之亦

可見禽鳥之仁義矣

山海經云女床山有鳥狀如翟玉乘畢備身如雉而尾長名曰鸞

見則天下太平周成王時西戎來獻

拓跋氏十姓

後魏之先為拓跋氏至道武都洛陽乃為元氏魏法七分其國以兄

弟分統之沙漠雄為南部大人為拓跋氏生嵩北平宣王道武以其

宗室之長改為長孫氏至孝文以獻帝長兄為紇骨氏次兄普氏為

周氏次依樓氏為婁氏立敦氏為丘氏俟氏為萬俟氏叔父乙旃氏

為叔孫氏疏屬車輓氏為車氏凡十姓又有八氏按庾信李敦傳云

道武兄弟七人分爲十姓丘其一也元氏之所出書傳最雜宋齊二史則以爲降將李陵之後魏書序紀則以爲后稷始均之後其說皆非據北俗謂土爲托后爲跋拓跋者以黃帝土王爲言而宋書乃云索頭虜其先李陵降匈奴單于妻以女字曰拓跋因氏焉蓋出崔浩之說當時衆議已相斥不行或竊以渡江約遂仍之乃若魏書序紀則因山海經始均生北狄而妄謂爲拓跋之先又誤以始均爲叔均而遂以爲稷後其言始均事堯則是以爲叔均矣俱妄也又按党項自有拓跋等氏蓋其後盛于北土故唐表謂悃後爲鮮卑君而通典謂之東胡之別是殆又以拓跋爲帝嚳馱越後矣愈非

鍾鼎五鍾

按古者事大而急則○山鍾鼓○山海經炎帝之孫伯陵○山伯陵同吳

鼎者所以起樂者也可以正律呂可以調氣節可以協風聲可以滋味可以抑虛浮垂則爲鍾仰則爲鼎故爲國之重器黃帝之鑄一禹之鑄九其實一也若昔黃帝命榮援鑄十二鍾以協月筭以詔英

椎之妻阿  
女緣婦緣  
婦孕三年  
是生延鼓  
及始為侯  
延鼓是始  
為鍾為樂  
風

韶而調政之緩急分五聲以正五鍾命其五鍾一曰青鍾大音二曰  
赤鍾重心三曰黃鍾洗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引其常則固  
以起樂調政術也景當西方則白也故陳祥道云景白也而康成云  
景明也土昏禮景為明衣則白可知矣然五鍾在太晟景鍾第一于  
時卽命張康伯為之序固以為景者大也夫黃鍾者樂之所自出而  
景鍾者又黃鍾之自出黃鍾者樂之祖也九寸之律天之數也極其  
數而為八十一故景鍾之受八斛一斗以應乎天惟親祀則用之宮  
架之中以為宮圍然則鼎者非必傳國之具也

自左氏有楚子問鼎輕重之說且以為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太  
史公因言武王營洛周公使召公卜居之安九鼎至秦昭時周器九  
鼎入秦而周遂滅周志九鼎沒于泗水彭城下始皇過彭城禱祠使  
千人汲水求之不得故國事有武王謀遷九鼎每鼎用九萬人之說  
洎漢武猶欲省方出鼎而歷代每有冶鑄之議至萬歲通天之元遂

鑄九鼎既成置之明堂之庭依方列之蔡州之鼎名曰永昌高一丈有八尺受一千八百斛冀兗青徐楊荆梁雍八鼎各有其名高一丈二尺受千二百斛各寫其州山川物象爲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鍾紹京等分題之終亦無補於亂夫天下大器無可譬也惟譬之于鼎爾禹之九鼎不過圖九州之神姦使民知避入川澤而不迷不逢不若而已夏有亂政鼎遷于商商有亂政鼎遷于周武王克商定鼎郊廓卜世卜年天所命也而洛誥周公之作當時曾不之及抑亦不知左氏之說常切不信夫楚莊者春秋之賢君而輔之以孫叔敖顧非前日之夷蠻頑俗也如其滅陳感申叔時之一言而復之其入鄭也則又哀鄭伯之自卑而許之平比其勝晉乃至不喜而懼則誦武之詩曰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爭諸侯何以和衆夫無德而爭諸侯且猶不肯況逼周而取之鼎乎包茅不入齊且致伐而況欲遷周鼎諸侯能舍之乎吾固曰問鼎之事左氏之罔無信可也

隱訣之說黃帝火九鼎於荆山說者顧謂黃帝之鼎有九大青中經又有九鼎丹法則黃帝之鼎乃丹釜之名爾故荆山經龍首記謂黃帝服神丹或曰三或曰九九卽三三卽一故鼎書曰以三爲十五河圖數也九鼎之所得焉以兩爲十五乾坤數也十二律之所合焉積九鼎之所鍾引而伸之九州之所崇也五運之所建也十二律之所由生也是故起樂之具非傳國之用也

爾雅云鼎絕大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鼐附耳外謂之鉞款足者謂之鬲大鐘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

### 井田之法

黃帝制井以塞爭端八家爲井旁開四道乃井其中而收之邑井一爲鄰鄰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十邑爲都十都爲師十師爲州因所利而勸之是以地著而數詳諸葛武侯因黃帝丘井開方有九之制而爲營陣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相連曲折相對合而

爲一則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各見其形於所居之方爲之八陣至李衛公又因武侯出軍斜谷之隘損八爲六乃以一爲營法五爲方圓曲直銳之形地平而中窪則爲圓地歷山腳則爲曲地正出入則爲直前狹後廣則爲銳故其對太宗曰臣按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而爲九五爲陣法四爲正地所謂數起於五而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是所謂終於八則黃帝之法也井田之義居則爲鄰出則爲伍墾其地可以足食聯其民可以足兵辨其疆理可以習軍禮治其溝洫可以修阻固九軍之制井之夫也五軍之制井之方也四頭八尾井之圖也田廬在內溝洫在外井之固也安存同福危亡同憂井之義也耒耜服勤戈戟之象服牛乘馬車騎之象合隅于鋤用衆之象凡此皆五帝三王之制寓于夫井之間使民身服其業心知其義者也一有不庭不虞之戒猶將不費一財不擾一民而惟樂事勸功尊君親上之

人以爲扞禦腹心殺敵致果之卒政刑修於閑暇蓄積備於州閭故得錢穀甲兵之閭不至於廟堂祭祀賓客之禮不徹於俎豆而其効乃至於威加四夷莫不來享惟井法也後之人能修其政則雖以區區侯伯一國之師猶足坐制夷狄無敢旅拒爲疆場患得其道也自商鞅開阡陌張說變曠騎爲國家者不復知體國經野之爲政爲州縣者不復以土地人民爲政事官司者不復以經綸紀綱爲法其所汲汲不過率斂百姓無名之入以養游惰不根之輩以當古人軍旅之任其弊乃至卒亂於官民殍于野而不暇給於是夷狄盜賊起而乘之而向之所斂曾不足以給其餉向之所養曾不足以應於用於是內外蒿目而憂甲兵財用之不繼則復欲率凋瘵之戶調罷困之民裨補之此之謂水濟水名之曰益多如此而欲上下之洪寧未之有也

中郎區博諫莽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旣衰而民不從

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  
今海內未厭其弊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迹雖堯舜復起而無  
百年之漸勿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區博之言  
特告王莽非其人耳其寔至論也後世儒者必欲行井田豈亦未  
究其故而動以古人美法爲尊與抑不審時勢之甚也

路史餘論第三卷



路史餘論第四卷

宋廬陵羅泌著

男萃注

明廣陵喬可傳校

渚爲陵

地有興廢各因其時按休子言少昊生於稚華之渚其渚一旦化而爲山凡物有數有關軸轉動雌雄相就皆興廢之由也後世亦有子生而門出渚洲者昔襄陽以下二千里無洲渚臨沔張興世之生一日門前忽生洲嶼年歲增長及爲雍伯洲遂至十餘頃三十國春秋殷仲堪葬流棺門前洲忽成峯夢徐彥伯達云君將爲洲已而果然江陵九十九洲古傳滿百則應天子桓玄破其一以應之隨卽漂散及太清末忽一洲自立明年文帝卽位元兇之禍此洲還沒洎高繼沖時李景威復告云舊傳江陵諸處九十九洲滿百則王者興自

武信王之初江心深浪中忽生一洲昨此洲忽漂沒若可憂也繼沖  
遂以納款 伊闕大溪每僚佐在入臺則小灘泛出世謂之御史灘  
牛僧孺爲尉而灘出堂吏諉曰是分司爾若以西臺當有溪勅雙至  
牛視頃間俄溪勅雙下不浹洵果西臺方泰始中益州市橋忽出小  
洲道士邵頌謂當有貴王臨洲厥後齊始興鑑刺益督二州加鼓吹  
凡此類固不少矣夫地固有沈沒波潭若隱土中者謂之伏龍以見  
時發不得爲不信

### 五祀

五祀門戶中霤井竈見於儀禮自天子至士無隆殺司服曲禮禮運  
禮器天子諸侯大夫同之惟五者家國之所皆有誰能去之自黃帝  
立五祀歷代守之無敢或廢世本言湯五祀故曲禮謂天子五祀歲  
徧康成以爲商制漢志一戶二霤二竈四門五井白虎通義范曄高  
堂隆劉昭之說皆然後漢魏晉亦皆從之湯五祀戶井竈中霤行有

行無門而月令書 乃有行而無井康成放之以故隋唐以行代井  
開元禮祀戶司命以春竈以夏門厲以秋行以冬霽以季夏迨林甫  
詔修月令始復井而絀行蓋以行神較於始行非冬祀也必欲祠行  
則湯之法去門爲允惟戶卽兼門而并非家國可得廢者若天子之  
七祀乃有泰厲司命宮正舞師七祀自與五祀不相統也且以五祀  
四至三祀二祀一祀其說尤乖祭法諸侯五祀乃存厲命而去戶竈  
大夫三祀族厲門行適士二祀門行庶士庶人一祀或戶或竈是則  
家無井竈而士庶無門井矣果合已乎鄭於祭法大夫與王有別故  
以周禮解之至於王制大夫五祀乃又以爲有采地者無地則祭三  
而遽以曲禮爲商禮祭法爲周制其不達乃如此祭法王爲羣姓立  
七祀又自爲立七祀是二七祀矣夫王不過爲羣姓祀爲羣姓祀卽  
自爲矣烏有二哉記爲羣姓立社又自爲立社故說以爲天子諸侯  
皆有私社以爲私禱其有是乎乃若宗伯三祀裡祀實柴燠燎則祀

天神之三禮酒正之三祀大祀天地宗廟中祀日月星辰社稷五祀  
小祀司中司命山川風雨如宗伯小祀之五祀康成以爲五行之氣  
司農以爲五色之帝一云禘祠烝嘗祫或曰展禽之說禘郊 祖宗  
報之五祭五行之氣迎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故禮含文嘉云南郊  
北郊西郊東郊中郊兆正謀也注言東郊去都城八里南郊九里西  
郊七里北郊六里中郊西南去城五里兆者作兆域也謀者齋戒謀  
慮其事也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而外傳楚語  
謂天子徧羣神品物諸侯祭天地三辰其土山川大夫祀其先禮言  
五祀及所自出土庶不過其祖諸侯何得及天地三辰哉此又外傳  
之妄

解廩 獬豸

解廩神羊也王充論衡云臯陶之時有解廩者如羊而一角青色四  
足性知曲直識有罪能觸不直臯陶跪事之治獄罪疑者令羊觸之

故天下無冤許說文云如牛一名任法古者決獄命之以觸不直黃  
帝時有遺者帝曰何食何處曰食薦夏處水澤冬處松柏故因名薦  
薦字象獸有尾角及四足蘇氏演義亦云毛青四足似熊性忠直見  
鬪則觸不直聞論則咋不正古之神人以獻聖帝而神異經乃云獬  
廌性忠見邪則觸之困則未止東荒之獸故立獄階東北依所在也  
田求子云堯時有獬廌緝其皮毛爲帳後書志云北荒中獸一角性  
烈知曲直見人鬪觸不直咋不正者古說神羊能觸邪故晉志法冠  
一名柱後解廌冠也斯亦繆說竊據解廌蓋羊爾羊性自知曲直昔  
齊莊公之臣王國卑與東里檄訟二年而不斷乃令二人共一羊盟  
齊之社二子相從刳羊以血灑社讀王國之辭已竟東里辭未半羊  
起觸之齊人以爲有神則其性也字一作獬豸廌並楚買切大抵  
羊行多倒行而逆豸虫豸亦然或音雉非王充許氏之言吾不謂然

好學而後釋者不能惑荷蓀正今之佛者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聖人者因惻隱之心充而大之造倫類之極而其道曰仁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聖人者因羞惡之心充而大之造倫類之極而其道曰義人皆有辭讓之心聖人因辭讓之心充而造之而其道曰禮人皆有是非之心聖人因是非之心充而造之而其道曰智是皆本之身出之性而皆人之所可能者聖人者惟能充之不以害之爾故能充其惻隱之心而無害其惻隱則無往而不爲仁能充其羞惡之心而無害其羞惡則無往而不爲義辭讓之心充而無害則無往而不爲禮是非之心充而無害則無往而不爲智茲非甚難能也而人不之爲者失於不能充而有以害之也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孺子入井而人不忍以其無欲害人也苟能廣無欲害人之心而充之則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真不爲矣穿窬得財而人不爲以爲之非義也苟能廣非義不爲之心而充之則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亦

真不爲矣惟其不能充是故必穿窬必害人以至傾險賊殺而莫之  
止火之始然一爇之寡及其充之可燎原野泉之始達一勺之多及  
其充之可成江河大可以保天下而或不足以保父母遠足以保四  
海而或不足以保妻子豈有他哉安危治亂特在充不充而已今夫  
執非有滯頑空背摩背脇而不知所爲充也多矣嘗試語來晨門荷  
蓀此正今之所謂釋者流也方子路之從夫子而後也遇丈人之荷  
蓀者而問之見夫子乎否夫子路之問之也固非真索吾夫子也識  
其素隱而託其辭以問如亦能知有吾夫子之道乎否也丈人者固  
亦察夫子路之問非索夫子故亦設之辭以應而植其杖以芸焉若  
人者固若漠然無人之情而不撓夫世者子路識之抑將以敬而動  
之於是爲之拱而不去而丈人者果爲子路一拱所動於是遽止子  
路宿至於殺雞爲黍以飼而且見其子焉夫以一敬而動其心則非  
絕無人情者也止宿具雞黍則非絕無友愛者也見其二子則是父

子夫婦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皆森然具在感不得而廢矣父子夫婦君臣上下長幼之節旣不可廢則是生于世者顧得不撓夫世而絕人之情乎此子路所以前告夫子而夫子遽使反見之夫夫子蓋亦見其所謂人之情者具在而未嘗蔑故將使子路還告之以長幼之節與夫君子之所以仕者且不仕無義可也長幼之節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此夫子使子路反告之之辭也而儒坻方領曾不之知乃更章分而絕之前離別其說使聖人之意果泯而不復見豈不悲乎嗟夫豚子猶食其死母乳鵠蒼且猶其死子懷父母之心物皆有之何至員首方足卑陬克忍每絕人之情哉仁義禮智人之所以爲人而神之所以爲神者也今而曰吾以觀空而不俟於仁義禮智不俟於仁義禮智而方且資小慧以爲智摩頂放踵以爲仁往來問勞進旅退旅以爲之義擊跽跼拳朝參莫拜以爲之禮是則仁與義禮與智卒不



可得而廢也仁義禮智卒不可廢而方且遺其父母棄其君臣絕其  
妻子賊其支體偃偃然以從事于外豈其不知愛哉特放於利而不  
知其類不能充爾極於不能充猶失其類而況不知其要者乎極於  
能充舜堯是矣極於不能充桀跖是矣充而不得其要釋者是矣故  
以堯舜之能充則爲仁以桀跖之不能充則爲暴而釋者之不得其  
要則爲愚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夫人嘗有好仁者矣而不得  
其道者不好學也是故有不忍人之心而欲充之者必從堯舜而去  
釋者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五十者帛七十者肉無父之孤皆有常餼此不忍  
人之政也封天下之君則俗自成矣均天下之田則人自足矣刑天  
下之暴則人自安矣任天下之賢則人自服矣此先王之治也一狗  
彘之不盡其性一雞鳥之不得其情彼固不自安矣奚至君臣朋友  
則方且過而弗之存父母妻子方且擯而弗之顧飢呱之不愧疾眚

之不察而方且偃偃從事於寂默曰吾觀空而達性其爲愚不仁也甚矣吾固曰欲知先王之道而不他惑必自好學始好學而後釋者不能惑也

俗士不可爲史

俗士之爲史官孰有如李延壽之甚者乎其爲南史也稱宋武北侵而寧朔將軍王玄謨夜遁就逮將斬夢有教誦觀音經者因以獲免及作北史復稱盧景裕者以敗繫晉陽獄誦經而枷鎖自脫且謂有當死者亦夢沙門誨之課誦臨刑刀刃爲折及反訊之則高王經也一何猥俗之如是耶頃見載記言徐羲之將殺也以誦觀音經比夜門開械脫遂免慕容之禁每切鄙之夫以二經今且具在偏袒之徒莫不攘是說以盪愚俗愚俗流遁遂相信而不返然而冒法之徒臨刑懇切誦之者比比而竟不聞前效之一見豈李將軍之射虎出於一時偶然而不可以再效於後世邪抑當時實無是事而記事者因

其俗說而無識以紕之邪不然則亦齊梁之際一時天地之間有此氛侵欲肆行於天下適茲二子天命未訖故山鬼得以託爲靈響以驅一世之人於杳杳昏昏之地爾而延壽等輒爾特書亦可謂無識矣大抵此等皆小人之倡之世之小人愚暗無識貪於欲得而輕於冒法及觸憲網又無計以自釋則惟起倖心冀空飛而隙竄是故易以誑惑一有誑之則牢結胸次而不可破而乃不知無是理也請以鄭伯有晉申生楚成王之事明之方伯有之報帶段也通國恐矣然伯有之出乃子皙攻之而後段始伐焉使其報怨必不先段而後皙今也不皙之報而急殺段亦昧所輕重矣此蓋人心之疑伯有者久而致之然爾夫以申生能報公之改葬而曷不能報譖殺己之驪姬楚成王能使臣之改謚而顧不能報親殺己之太子其昧於小大亦甚矣且將以爲強魄邪則三十六弑君不聞報其臣以爲忠亮邪則比干子胥不聞報其君由此觀之玄謨景裕等事足可知矣雖然以

左氏之文猶未免俗則碌碌延壽者復何齒邪或曰延壽之書固有誦孝經而獲應者斯又罔矣孝經之作豈亦世俗妄爲鬼神出沒之書邪梁使王固聘魏魏開之宴網設昆明固以佛語呪之一鱗莫獲斯特一時巫祝小術今世固多有之此何足道而固以爲異耶乃若宋如周以不信佛經而面陋長之類又何等俗語延壽真狐場兔落之俚儒也

經鍾說

大晟府有古經鍾六皆有款識云宋公成之經鍾崇寧三年甲申之歲得諸南都崇福禪窟錫貢內府攷其文宋器原其出宋地也於是詔與大晟卽以爲法所謂得英經之器於受命之邦者經傳皆作莖案樂緯叶圖徵淮南鴻烈解與班氏之志俱言帝饗之樂曰五英顓帝之樂曰六莖白虎通議云六莖者言和律歷調陰陽著萬物也獨樂動聲儀以爲六英五莖宋均釋言云六英者能爲天地四方六合

之英而五莖者能爲五行之道立根莖疎矣夫六經之作顓帝之所  
以文治美也由辛及商制始大備商亡畀周而其器制流在宋國其  
傳可得而知矣周備六代樂雲門咸池韶夏獲武莫不備有而英經  
猶以非作者不得著宋以商祚二王之後得用其樂是以宋公獨得  
其傳蓋不誣矣成平公之名也宋自微子二十有六世而平公之名  
始見於魯昭十年春秋之書牟銘端合真可謂不世出之符者平公  
之立當簡王之十一年乙酉之歲卽魯成公之十有六年距 崇寧  
之二一千六百有八十載而其器適出受命之區復丁 上聖駿惠  
先烈制作之際得以協成治世之音端總清之盛舉也且以經鍾雖  
出宋境而其實則顓帝之樂也博古殿中古鍾之見爲不少矣而於  
周鍾率上設衡角旁傳旋蟲或內實而側垂或仰通而中貫一皆振  
掉而不能安惟此經鍾雙螭踞上爲平鈕大晟之鍾實所取則且  
其垂之也正而鼓之也和無復振掉弗安之患此其所以逖越三代

非五帝之盛樂渠以及此

孿生坼臚

孿生坼臚古嘗有矣昔周祖甲一產二子曰囂曰良許僖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唐勒生一男一女女瓊男貞茲世之所常有而坼臚之事尤爲昭彰詩人美后稷之生不坼不臚則古固有坼臚者矣黃白六年魏守孔羨表言黎陽掾屈離妻王以去年十月十二日坐草生男從右脇下水腹上生其母自若無它異痛今子母安全又廣五行記李勢末年馬氏妊從脇生子母無恙李宣妻樊生兒從額瘡中出及長將兵宋武時武寧揚歡妻妊女從股中生至齊猶在唐志大順元年資州兵王全義妻孕漸下至股入足拇指痛坼生珠漸大如杯何譙周致疑於陸終乎老聃臚左釋迦臚右夏后闢背此予之可疑者公羊高風俗通西京雜記謂雙生者以後產爲兄以其先胎而譙子法訓辨之謂野人之鑿語君子不測暗安知其胎之先後或曰

禹逆生故刑背稷順生故不圻鬻逆生者子孫逆死故桀王討順生者子孫順亡故懿奪邑而已充云妄也蟬生腹育開背而出天生聖子豈同腹育兔吮毫而孕從口出簡狄吞乙則宜從口不闢背梁嬴之字過期過期不生卜曰是將生一男一女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字之曰過期若后稷之名棄豈吾欺哉

### 天地合祭

子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人君之事天地正人子之事父母故知事父母則知所以事天地矣天明地察厥類惟章孰有南北郊祀之不明者乎人皆曰吾知信孔孟然知信孔孟而理不達猶無學也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夫子之言也而有子以爲非君子之言學惟其理而已是故違之者失而執之者又失老生常談吾知詩書之信而已其不在詩書者一切不取也詩云郊祀天地則天地必合祭宅有顯證非所知也曰不然是可矣而未

達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者謂用是以郊天亦以之而祀地言郊祀天地皆用此詩章爾般之祀四岳河海豈謂其合祭哉合祭天地此王莽之妄武后之失也而顧用之果爲得耶夫聖人之爲祭必求其類以爲之數是必合其情而後神可交也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泰壇南郊之壇泰折北方之坎壇於員丘南坎於方澤北是故員丘貴祀方澤貴祭因天事天因地事地輕重高下陰陽清濁員方南北判然其不同矣父天員丘母地方澤此則事不同也南郊就陽北郊就陰此則地不同也祭日南郊祭月北郊此則配不同也員丘以南至郊方澤以北至祀此則時不同也郊遠而尊故以郊言祀近而親故以時紀此則名不同也郊以騂犢祀以黝牲則牲不同矣壇員中規折方中矩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則制不同矣璧琮而禮蓋軫而祀則禮不同矣員鍾爲宮冬至於地上員丘奏之函鍾爲宮夏日至於澤中方丘奏之則樂不同矣神南面君北面示北面君南面



則位不同矣夫不同者顧若此而且謂其必合祭豈盡敬之道哉

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社者所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者治國其猶示之掌中庸所言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若郊社可合則禘嘗亦可合矣員鍾以禮天神函鍾以禮地示黃鍾以禮人鬼若天地可合則人鬼亦可合矣其不達乃如此抑嘗原禮之所失矣自秦而來雍鄜密上下四時以祀四帝祠天不於員丘祠地不於方丘以爲天好陰地貴陽乃北天於高山之下北地於澤中之員丘漢又增之北時以祀五帝祠天不於南郊而於甘泉祠地不於北郊而於汾陰壇有八觚席有六采樂於玉女車以鸞路駢駒龍馬一非舊典此匡衡劉向之徒邪正同異之說所爲起也元始之間始稍從正春秋天地同牢南郊而冬夏則分祭於南北尋以廢改至光武乃北南郊於洛陽自是不復此康成王肅之徒所以有郊丘異用之辨及賈曾定爲合祭之說而議者

益紛惑唐初銳意禮制郊祀之臣訖無一定王全仲蕭嵩輩紛錯尤甚而君無可否玄宗爰復合祭南郊而尊敬之心曾不加於侈靡乃者蘇軾劉安世之徒反覆辨論亦已備矣若軾之說既以合祭爲是而安世則以合爲未善雖卒從合而世之識者猶未以爲得古諉安世則亦豈無明古誼者哉或曰二說其來遠矣聖人不作則若之何從曰郊之與祀自爲二禮必異其方各從其時更欲盡事則以間歲爲禮而重合之於明堂可矣員丘方澤不可合也

漢初因秦雍時增之爲五有司致祠人主未嘗親事文帝始議親郊然在位二十三年不過一祠雍時赦天下武帝雖定三年之制然亦未有常禮卽位八年而始郊越十一年再郊厥後或連年或二年或五六年八九年多因行幸非專意于尊享元鼎四年始立后土汾陰五年始祠泰時甘泉而雍郊亦不復專成帝卽位匡衡張譚奏言承天之序莫不郊祀祭天南郊就陽之

義瘞地北郊卽陰之象天之於天子因其所都而各享焉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殊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宜徙長安以合於古天子皆從明年始南郊又明年衡坐事免衆言不當變動詔復甘泉汾陰祀成帝一行之而卒變於紛紛之說自是更復不一而南北合配之禮平帝世復行之孔光等言宜如衡議莽頗改之以孟春上辛苦丁合祀南郊高帝高后配冬至有司祠南郊高帝配夏至有司祭北郊高后配 師丹翟方進等五十人議燔柴泰壇祭天也瘞埋泰圻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祭地方澤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天地以王者爲主故聖王制祭天地必於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享宜徙正陽太陽之處違俗復古如禮便其說得之

燔瘞無玉

祭天燔燎祀地瘞埋蓋牲幣爾先儒以爲俱有玉者謂以降神出示  
學者承襲遂以爲燔瘞皆有玉莫之察者夫古郊祀蒼璧禮天黃琮  
禮地四圭有邸以祀天而兩圭有邸以祀地未聞燔瘞之玉也天之  
常祭歲九則玉之燔者爲九地之常祀歲二則玉之瘞者爲二其所  
以用之常祀之外者又不勝一矣燔瘞之玉何其多邪以皆燔邪則  
玉不受火以皆瘞耶而泰壇之下泰折之側耕斲旦旦未見獲一玉  
者按六經緣祭祀而言玉者多矣無所謂燔瘞之玉也惟韓嬰詩傳  
始有天子奉玉升柴加之于牲之說而崔靈恩遂引詩之圭璧既卒  
以實之爲燔玉且謂肆師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爲論燎玉之差降而  
鄭注大宗伯職亦遂以爲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夫以祀而言燔瘞  
之玉於百氏書曾不之見大祀玉帛若圭璧既卒兩說此世以爲見  
之經者猶不近情韓詩鄭注端未足據詳攷肆師所用玉帛特禮神  
之用而非論燎玉之差降雲漢所言亦禮神之玉爾其說以謂宣王

承厲之後遇災知懼禱祠供給靡所不至而遂至於圭玉罄盡蓋所以美之也鄭氏以爲禮神之玉又已盡者斯得之矣何自而指爲燔且瘞哉禮運云祭祀瘞繒是祭地不瘞玉而瘞繒然則燔於泰壇瘞於泰折無玉明矣若古輯瑞三帛二生一死贄則受而五玉之器則卒而復知此則祀大神無燔玉祭大亦瘞繒而不瘞玉又可知矣曷至膠膠曲臺儀省之間哉

天地各兩牲

不用牝

天地之祭牲各二降神之牲祀神之牲也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或曰實牲體焉所以降之也掃地而祭羞牲體焉所以祀之也故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享牛者祀神之牛求牛者降神之牛也降神之牛於天騂犢於地黝牲從其類也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鄭以陽祀爲祭天陰祀爲地祀神之牲於天用蒼於地用黃象其功也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而牲幣各從其器

之色本其類也天地之祭俱有兩牲其來久矣召誥云用牲於郊牛  
二而禮器乃云祭天特牲有以少爲貴者此特謂享牛爾享牛主於  
祭若求牛則主在降神非所言者是故禮器言祭召誥言郊皆有所  
不及彼熊氏等乃以爲郊惟一牲而祭有兩處分牲體以供之失所  
依矣切稽楚語禘祀之祭則有全蒸若分牲體豈得謂全蒸哉方唐  
顯慶長孫無忌等議始以蒼璧黃牲燔於泰壇加以騂犢而實之以  
俎四圭有邸則奠之於坐其後張說又以祭後方燔攷之經乃不合  
蓋不知郊祀天地有禮神之玉又有祀神之玉有求神之牛而又有  
享神之牛也 或曰孟春之月山川林澤犧牲無用牝則非孟春非  
山澤牲用牝矣郊特牲云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鄭謂任子  
曰孕祭帝之牲必孕然後弗用則不孕之牝若可以祭帝矣曰否天  
地宗廟社稷牲惟牡也敢用玄牡此天地之牲也從以騂牡則宗廟  
之牲而奉時禘牡者社稷之牲也孕者牝牡之爲通非特爲任子也

奔騰之時牲雖牡通孕則非犢矣故弗食於天子弗用于帝蓋取所謂貴誠者非用牝

路史餘論第四卷

...

...

...

...

...

...

...

...

...

...

...

...

...

...



路史餘論第五卷

宋廬陵羅泌著

男萃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上帝

上帝之號曷爲而不正蓋亦嘗求諸經乎有所謂天有所謂帝周禮  
或言天或言帝或曰上帝曰五帝曰昊天上帝大宗伯以禋祀昊天  
上帝以蒼璧禮天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  
旅上帝上帝非天而天非昊天上帝矣掌次大旅上帝張氈案設皇  
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而司服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五帝  
如之則五帝非上帝而昊天上帝非五帝矣然則天帝果不同歟帝  
卽天天卽帝奚不同也天者元氣之統稱而帝者德之見乎用者也  
以形體言則謂之天以主宰言則謂之帝及因其氣之顛淑高廣而

言則又謂之昊天上帝而水火木金土之帝居於五方佐而迭王者則爲之五帝此皆分統別號而言之者至于合昊天若五帝羣然而祀列位乎上而非可一名者夫然後總而稱之曰上帝是三皇之數制叵不知也若昔虞帝肆類上帝而天師亦類上帝肆而類造上帝曰類曰旅則上帝果非一帝矣然司裘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而司服王祀昊天上上帝大裘而冕則天宜爲昊天上上帝昊天上上帝爲天之見乎用者審也夫以司服昊天上上帝與五帝之祀服有所不殊則五帝於昊天疑不降矣然以掌次祀旅所張之次乃不同焉則五帝於上帝爲有降者有所降顧得合乎昊帝而同稱乎祀帝圓丘牲玉以蒼朮五帝於四郊玉以珪璋琥璜琮牲幣色從其方而迎之各以其氣至之日則五帝豈得同帝哉雖統昊帝統五精而運化五帝佐昊帝而毓物猶之子父非可離也是故昊帝五帝六神之辨俱以禋祀同服大裘而皆用圭邸則知有所分而又有所合矣類而稱之上

帝孰不可哉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惟稷配天則有思文之頌惟文王明堂則有我將之頌郊一明堂六尊祖而親考也豫之象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以配祖者天而以配考者五帝也夫以大旅昊帝在焉則上帝合而稱之爲可訊矣明堂五室以配五帝其說古矣易孝經周禮之義何有殊耶至鄭康成傳以緯文乃以昊天上帝爲冬至圓丘所祀之天皇大帝而且以爲曜魄寶既復以爲紫微宮中大帝又以爲中宮天極天帝太一其惑繆蓋如此是以漢魏而來祀號莫適漢既曰上帝又曰太一曰天皇帝魏曰皇皇帝天梁曰天皇帝隋唐又曰昊天上帝紛紛率爾顧不可懼乎夫天皇大帝星中之一而紫微大帝乃北極之號曜魄寶者北辰之神而太一則中宮天極勾陳口中之一明者也其於天帝上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亦已別矣何得遽同稱哉嗟夫古人勤勤於禮意者常多而拘拘於禮文者常少

祖之配天考之配上帝豈苟然邪康成以上帝爲五帝而不及天王肅以上帝爲天而不及五帝抑未之悉爾唐書新志天皇大帝爲曜魄寶可矣乃復以爲昊天可乎今之郊祀昊天上帝旣正上位而天皇大帝則位下方斯合則矣而或且疑之亦不知變矣

古祀三一而武帝首祠太一故李尋傳注以太一爲天皇大帝所謂通位廊紀者夫冬至於地上圓丘祀之者上帝也其樂園鍾爲宮六變其玉蒼璧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正月上辛於泰壇祀之亦上帝也奏以黃鍾大呂舞以雲門牲用騂犢玉用四圭有邸泰壇之郊所以祈農圓丘之郊所以報本丘成於自然壇出於人爲二祀而實一神也五帝之祀雖兆四郊而樂舞如祈穀則上帝之及五帝亦明矣康成以昊天上帝爲曜魄寶而五帝爲太微坐星靈威仰之屬旣以圓丘所祀爲曜魄寶而復以泰壇所祀爲感生帝謂王者感其神靈

按望于山川望祭也  
有虞氏受終而望因  
于類巡守而望因于  
柴皆天子之事也

而生乃太微之一帝而兆于四郊則爲南宮五佐是以自漢  
而來皆祭五帝王肅乃謂天一而已何得有此五帝者太昊  
之屬也賈馬之徒亦以爲五人帝是言社稷取勾龍后稷配  
食之人而遺其五土原隰之屬也

### 六宗論

招虞以旌虞人不至召嬪亡符楚嬪守苑況非類之祀豈聰明正直  
者之所歆哉虞帝之初肆類上帝禋于六宗于是望于山川徧于羣  
神蓋由尊而之卑先後之禮固有序矣六宗之神亞于上帝而世綿  
眇莫有能明之者諸儒之說既垂歷代之祀亦異泌不知其果足以  
致夫神之歆乎不也雖然請試爲若謾言之夫自漢而來諸儒之說  
無慮數十百家而其說有十四以爲寒暑日月星水旱者安國也以  
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者康成也以爲天地四時者伏生馬融  
也以爲天地四方者夏侯建歐陽和伯也以爲乾坤六子者劉歆晁

錯孔光王莽王肅顏師古也其純于天者後魏之孝文則杜佑李翰

取之年太常三年立六宗祀高閭舉十一不同之說莫能詳究帝曰書言上帝

六宗其文相屬上帝稱肆而不種六宗言種而不別其名理是一事

故稱種以別之蓋六宗一祭也而今圓丘五帝在其純于地者晉之

虞喜則劉昭以之宗六為地數是祭地也故經無祭地之文昭既從

遂以為湮理之名謂天宗地宗則許叔重是矣五經異義云古尚神

陰宗北辰為星宗岱為山宗河為水宗海為澤宗祭天則天文從祀

地理從地謂天宗地宗四方宗則司馬彪是矣彪表難諸家天宗日月

稷五帝之屬晉初遂廢之四至季命則以為不在天地四旁而在乎六

合之間劉邵則以為太極冲和之氣為六氣之宗者孟康則以為天

地間之游神張迪則以為六代帝王張髦則又以為三昭三穆各憑

私臆不可典要嗚呼秦為不道崇非類廢典祀焚滅詩書禮制於是

乎失墜漢室隆興草創取具自文帝甘泉汾陰祠祭天地而孝成定

南北郊具列六宗惟壇五帝至于平帝始建日月雷風山澤而屬以

星辰水火溝瀆此則本乎王莽元始中安帝立天地四方之中於洛陽

戊亥地比太社此則本兩夏侯元始六年魏明帝則因王肅之言而從莽

司馬氏則以摯虞之請而從魏然俱不離孔晁之說而景初之復則

亦劉邵之說也二年乃若張迪虞喜一無所據而孟康李邵又皆繆本

玄文曾何取哉大玄曰神游乎六宗蓋指六合非主於祭而言二子蓋因此夫從六氣之說乎則

氣從天地烏乎而祀之從六子之說乎則卦乃象物烏乎而祀之將

從彪之說則宗止乎三從許之言則宗不過二賈逵之說本許則鄭

駁之矣馬融之說本伏則杜非之矣俱不得其當也三昭三穆前人如程顥王安石

輩多取以為祭人鬼然穆非宗也夫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三昭三穆世何嘗廢祀此固不必議者且七政既齊之後則惟及天神又曷

有文祖有事於在璣衡之前而後於餘時哉惟康成安國比諸家言最能近而代莫之行

者雖然宗之為言總也司中司命實係文昌而好雨好風是乃箕畢

以總而言是特一小宗爾豈得有實柴而復禋燎哉此鄭之失也郊之

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日月在郊而不在宗矣冬享司寒而

四立各自迎氣則四時寒暑不在宗矣此孔之失也然則佑之取魏

亦有矣夫六天之說本出漢世源於緯候而成於康成然魏氏以昊

天上帝為首則又非矣佑之所以取之蓋以昊天上帝周用禋祀而

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五帝如之則禋不屬於別祀不知先王禮典

莫有重舉上帝既已肆類豈復禋乎佑抑不知漢之所祀自是泰乙

故曰泰乙者天神之最貴其佐為五帝是則非昊帝矣然亦未敢謂

安國是也繫復語之宗亦祀之尊也伯夷典天地人之三禮而曰秩

大宗小宗族之尊也老子曰莊周曰天地為宗故禮有天宗則亦有

地宗矣天宗者萬象之宗雲漢虹霓雷雪霜風雨而地宗者萬類

之宗也土石金穀草木羽毛鱗求之於傳又有河岱之宗河宗則萬

水之宗謂淵泉溪沼數岸灘瀆而岱宗則萬山之宗也謂岡巒原隰之

屬非主於五岳九山也凡此皆微小族類祀所不該故以大為宗而

孫月峯曰  
精博辨谷  
路史亦禮  
宗



詳加是四宗者所以及其不及而已矣然則幽宗雩宗其不在六宗

乎日月既主於郊四時寒暑復各屬於歲惟星一類實繁猶之在地之山而水旱者陰陽之極數民事之尤切故二者自為宗或在

曰六宗云禋山川云望則山川在望不在禋矣是故禮無禋地之文

是不然禋者蠲精之名爾大傳作禋則事止燔燎然劉昭曰埋則及

於瘞埋矣且古書曰六宗者天地屬神之尊也奚為而不併地如曰

不然則安國之說庶乎其次矣他不足稽也安國之說出於祭法而

附於孔叢子家語因之蓋孔氏之家世有是說故王充蘇軾一皆從

之亦未敢以為安也且將從孔說則必上自類帝至于羣神合以為

一而又升五帝於肆類而不禋於六宗禋日月於六宗而不與於郊

類斯可矣何則郊祀而及於天地間之神古蓋有矣燔黍壇瘞黍折

此則似乎類帝而合食矣泰昭祭時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

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此則似乎六宗矣四時寒暑雖別有祭於此又合而享之未大害

郊既主日則日月決不可下齊乎六宗星為幽

宗水旱為雩宗此自二類鄭改宗為樂疎矣 坎壇以祭四方而又

徧祭於百神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者此則合乎山

川與羣神矣四方非山川林谷丘陵又未盡於百神此漢儒以意求之是以漢世泰壇其中而五

帝環壇其下以求當乎六宗而復壇設羣神以求合乎書之文是則

種類百神合之以為一也山川惟不望知徧走其地矣望者遙祭爾以山高可望

而祭之川曰望者本山而言漢岳瀆各祠其處然不望則非也王肅治家語而輒自異之必有其說

矣噫多言奚為後世必有堯舜文王周孔者出不由羣惑一斷以義

則六宗之秩正矣於予歟何有

魯郊覈

曷不幸而生於後世也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魯之郊禘抑可知

矣自王安石以周公有人臣不能為之功而成王報之以人臣不得

用之禮告于神考說者於經不得其證則又牽引司約所謂治神之

約為所主非常之禮賞非常之功者以扇之而聖人之意以益繆夫

魯之郊禘其非禮亦明矣當僖公三十有一年春秋始書郊而詩且

僖公三十一年夏四

月四卜郊  
不從乃免  
牲猶三望

著僖公之頌聖人之意不難見也是何說者猶以爲未失郊禘豈諸  
侯之得用哉今也郊禘之名既同而汲汲然取其禮之小異者以爲  
可抑何瞽邪周郊吳帝魯郊五帝周禘帝嚳魯禘文王周郊日至而  
魯之郊孟春周牛以騂而魯之牛白牡此果魯之疑其僭而自爲之  
制也周祖后稷故禘帝嚳魯祖周公故以爲禘文王日至天帝用事  
之始故事天帝孟春五帝用事之始故以爲祀五帝豈以無書二月  
郊若卜郊祀五帝之爲得正無譏書用禘爲禘文王之得宜邪享以  
言帝祀以言廟不忒則無爽矣四卜不從鼠食牛死有天道矣何謂  
春秋不懈而享祀之不忒乎皇皇后帝后帝非威仰矣享以騂犧騂  
犧非白牡矣騂剛赤脊公羊明文文十而禘周公以白牡固明堂位  
之說也豈祭周公以白牡而魯公反騂剛乎日月之常有交龍衮龍  
之旂無日月周禮王建太常十有二旒而覲禮天子載大旂以象日  
月升龍降龍 考工記弧旌枉矢以象弧蓋張旗以弧韜弧以韜而

鞞音獨弧  
旗幅所以  
張幅也其  
衣曰鞞天  
子旌旗畫  
日月

魯以龍旂承祀載弧鞞十有二旒日月之章是名旂而實常魯之爲  
制固已無毫末顧矣周禮在魯果何信乎立五門設六官此春秋所  
爲作予旣論之而世未之明也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是月  
以寅矣而穀梁子猶以爲自正月至三月皆郊之時此經所以無書  
三月之郊宣三年之正月特書牛死乃不郊則它歲牛不死正月郊  
矣正月之郊乃建子之月也子服景伯謂吳人曰魯以十月上辛有  
事上帝先王季辛而畢自襄公來未之有改則魯固十月郊矣畢乎  
季辛則十一月矣故雜記曰正月日至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有事  
于祖此記禮之失自獻子也魯僭天子禮故正月日至郊天而配以  
稷比其祭祖則固用夏之孟故明堂位以六月祀周公於太廟今  
孟夏也獻子蓋將以尊其祖而以夏五有事此亦徒以二至爲重也  
彼見魯郊不過三月則以爲啓蟄而郊見其及稷則以爲祈農事一  
何鄙邪雖然定哀以來郊皆正月又未嘗以十月郊禘之僭明自後

世非成王與周公斷可識也魯用王者禮樂予既言矣今得而卒其說

麟本說

諸理齋曰  
識緯家言

絕筆獲麟二論見發揮矣夫哀公之十四年至秦滅周凡三百二十有四年予敢謂孔子之知秦哉予聞昔魯端門有血書云趣作法聖人沒姬周亡彗東出秦正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明日子夏往視之血書蜚爲赤烏化爲帛烏消書出署曰演孔圖中有制作之狀言字烏之出周室遂微秦正滅周滅諸侯及子秀書亦甲乎字胡亥破先王之道也端門今在孔廟東南十一里春秋說題辭言孔子謂子夏獲麟之月天當有血書魯端門子夏錄之者此也故演孔圖云孔論經有烏化爲書奉以告天赤爵集之化爲黃玉刻曰孔提命仰應法是爲赤制又云麟木之精蒼之滅也麟不榮也注謂見拽柴者觀此然後知予言之有由昔王通氏謂春秋以天道終而孔穎達云彗

星東出之際憲章遂泯言必及彗其亦有所承乎緯候之書吾不敢廢顧豈苟然也哉按孝經中契云丘見孝經文成而天道立乃齋以白之天玄霜涌北極紫宮開北門召亢星北落司命天使書題號云孝經篇目玄神辰裔孔丘知元命使陽衢乘紫麟下告地主要道之君後年麟至口吐圖文北落郎服書魯端門隱形不見子夏往觀寫之得十七字餘文二十消滅飛爲赤烏翔摩青雲解疑論云聖人不受命而制作所以覺斯民覺後生也西狩獲麟知天命之去周赤帝之方起爲周亡之異漢興之瑞及聞端門之命有制作之狀乃遣子夏等一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修爲春秋故春秋說丘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爲漢制法陳序圖錄又云丘水之精治法爲赤制功西狩獲麟言赤受命蒼失權周滅火起采薪得麟也而何休乃謂孔子按錄知劉季當代周見薪者獲麟知爲之出謂采薪有庶人然火之意明赤帝將代周西狩獲者從東而王西東

卯酉金明卯金之得天下又不書下三時者水絕火王漢興之應此  
過鑿也然家語亦云子與子貢講道德有赤氣起貫于天子曰魯端  
門當有血書西飛爲鳥則非特緯書也書林作鳥拾遺記云夫子生時麟  
吐玉書故以爲聖人之應也

### 麟難

麟果何物邪孔子曰麟以爲畜故獸不狘刳台殺夭則麟不至如此  
而已越自西狩筆絕而世之學士弗復知麟之爲物於是羣起而要  
爲之說曰瑞獸也曰仁獸也曰土畜也 或曰木之精詩含神霧曰北方

元枵之獸

麟冠子

曰西方之毛蟲

陳欽

曰中央軒轅大角之信

蔡邕

若是其

不一也底言其狀則曰麋身牛尾曰狼項馬蹄曰黃色圓蹄曰狼額

赤目而五蹄高丈二尺身備五色腹下茹黃角端帶肉含仁懷義居

不羣行不侶音中宮羽步中規矩不踐生蟲不折生莽不犯陷獲不

懼罔罟飲清池而遊樂土牡鳴遊聖牝鳴歸和春鳴扶幼夏鳴養綏

秋鳴藏嘉冬鳴思邊食嘉禾飲玉英彬彬乎有文藻申申乎有樂章

京房葛洪鷦冠廣雅與孫氏瑞應之書其說固多不離乎此矣歸和一作

歸昌扶幼一作使劣養綏一作養壹若語其壽則或一千廣雅或三千抱璞或云水土構

精公羊傳或云陽氣所孕又云純陰之精冠云歲星之散保乾圖云機

星得則生運斗樞何其紛紛邪按孝經右契春秋感精符麒麟一角

明海內之共一也不剗台剖卵則在郊矣自漢而來為祥說者咸謂

麟生于火而游於土王者視明禮修好生惡殺動有儀容賢者在位

不肖者退則見郊野禮斗威儀云君垂金而正政太平則在郊而春

秋攷異郵以為王者功平則至孝經緯亦言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麒

麟臻故劉向謂帝王之著莫不先致四靈是以治平則至德盛則以

為畜而三五曆紀遂記黃帝之世以麟為畜尚書中候亦謂黃帝時

常在園囿而傳且記堯時每在郊極虞世來遊于田遂使庸君想致

學士妄談於是指鳥為鸞證鷦作鳳讎真假偽漫不可攷嗟乎鉅商



一獲而周室衰孝武一獲而漢祚微章帝何人而元和二三年間郡國上麟者五十一安帝延光亦且三見孝獻延康之元一年之中至十見于郡國石季龍開華林郡國上送蒼麟二八爰俾張司虞調之以駕芝蓋晉宋以降無代無有而孟蜀之邦乃至多于犬彘不知果何物邪公羊氏云麟非中國之獸也而瑞中國中國有王則至今并州有野麟其大如鹿則又非瑞物矣予聞唐文皇時龍支來貢天馬墮地無毛麟生于肉目若黃金項若雞延股裏旋毛光成日月在處大鮮雲周覆之予以是真麟也餘子之言其亦出於想像而不足徵者載質之傳牡麟牝麟而書中候則云麒麟似大麋一角麟似馬而無角赤目斯迨得之釋獸亦謂麟如馬而一角不角者麒麟此雌雄之辨也終軍所獲一角五蹄蓋若廡者果又何物邪然詩義疏中興徵祥書又謂麋身牛尾狼頭一角馬足而黃劉向謂其麋身牛尾圜頭一角含仁懷義擇土而踐則又繆矣嘉祐二年六月交趾貢二獸狀

山海經釋  
獸云麇大  
鹿牛尾一  
角漢武帝  
郊齋得一  
獸謂之麟  
卽此是也

如水牛身被肉甲鼻端有角食生芻瓜果必先以杖擊之然後食時  
以爲麟田況言其與書史所載不同恐爲夷人所詐而杜植亦奏其  
不似麇而有甲此必非麟番商有辨之者特山犀也宋太始末武威  
進獸一角羊頭龍翬馬足父老亦莫之識按爾雅麇麇兕皆一角  
然不言有麟甲惟廣志言符枝謂其狀如鱗皮有麟甲此迨近之而  
形乃如牛遂宣詔答爲異獸斯爲體矣方呂光入姑臧有麟正見百  
獸從之光遂僭卽三河然則斯麟也其果祥邪果不祥邪

孔叢子云叔孫車子鉏商樵野獲麟以爲不祥弃之五父之  
衢有告者曰有麇而肉角子曰何在吾將觀焉謂其御高柴  
曰若言麟也往視之曰宗周將滅孰爲來哉乃作歌云云劉  
向更始皆以爲應孔子賈逵伏虔穎容輩乃云春秋文成三  
年致麟不知春秋因麟而作文成二年而孔子卒按孝經右  
契孔子夜夢豐沛之邦有赤烟起顏回子夏觀之驅車到楚

西北范氏之廟芻兒捶麟復其前折左足取薪覆之子曰汝爲誰曰吾姓赤松字喬持名受紀子曰有見乎曰見一禽如麕者羊頭上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子發薪麟視子子趨而往麟蒙其耳吐書三卷子精讀之事亦見搜神記蓋妄矣且諸傳記麟有蒼白黃紫班蝮之異不可不知也白獲於孝武蒼獲於石虎蝮麟紫麟出於麴賓而記仲尼之生紫麟格門者乃若王母之駕班方平之乘黃斯又方外之說也

鄒虞續

古琴操云鄒虞者邵國女之所作也古者役不逾時不失嘉會邵國之大夫久於行役故作是詩也鄒者天子之囿虞者掌囿之官東都賦云制同乎梁鄒韓詩云梁鄒者天子之田也故九成宮頌云司馬奉梁騶之典虞之時益爲朕虞故詩韓魯說鄒虞爲天子掌鳥獸之宮周南補亡召風鄒虞皆以吁嗟稱之穆天子傳七萃之士高奔戎

鍾伯敬曰  
文心幽冷  
千古詩情  
一旦照出

擒獸以獻王命畜之東虞則今之虎牢矣自書大傳言散宜生等之於陵氏取怪獸白虎以獻紂尾倍其身大宗伯以白琥禱禮西方而孫炎以爲白虎西方之義獸白質黑文一曰鄒虞劉義方詩疏作騶吳異義陸機遂謂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身不食生物不踐生草人君有至信之德則應蓋取應信厚之說爾然山海經言林氏所出騶虞其說如枝相如所謂囿騶虞者今西河有騶虞縣則或自一物也歐陽公論蜀多端其說甚美然亦未可概語

商周之際

或稽書傳必不得於予衷則疑疑則求求而未嘗不得堯之於舜必有美祥武之於紂必有殞怨始嘗語矣然不敢按鄙臆及得後魏書張淵傳若四名山記乃得虞帝之事而商周之交猶昧也于是撫國事見希鳥之言謂文王拘羑里武王羈玉門卒斷紂頭二與韓非武身受詈湯身易名之說以知文武王嘗辱於紂三而十未得其始末九

也暨稽呂氏首時乃云季歷困死文王苦之有不忘姜里之醜者時未可也至武王而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玉門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則知周之辱累世矣故非之喻者以勾踐之官於吳身執干戈爲吳王洗馬而殺夫差於姑蘇文王見罵玉門顏色不變而武

王禽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強二十一又云越王之伯也不病官武

不病則是武王也而陽經且云食子羹于牖里莫自悔也至此而後南單之

事見矣嗟乎商周之載一何惑邪釋諒闇而即戎載木主而示迷伐

君之利歸于己而伐君之名施于父此昔人所以謂二子恥食其薇

者也即按難二之言昔文王侵孟克莒舉鄆三舉事而紂兵之文王

懼請入洛西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贖炮烙之刑仲尼曰仁哉文王

輕千里之國而請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鄭長者言體道者無爲也無見也此最宜文王矣仲尼以文王爲智

未及此也義則然矣然文王胡得千里之地哉載觀呂氏順民之說

則知文王之處岐而事紂者寃侮雅遜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必嚴于是紂喜命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再拜辭地願為民請炮烙之刑文王非惡千里之地也得民心賢千里也文北面而躬事之武南面而三斬之敏而求諸何求而不得故凡事必有釁審其源循其委則千歲之至皆可知矣何至盡百里之外意他山之草木哉

春秋用周正

烝冬祭也故周禮大司馬烝以仲冬而魯烝以正月是時王之正也春秋所紀抑不知魯史之舊歟夫子之革之歟商正建丑而伊尹奉鬯王歸亳若見厥祖若即位若朝廟若復辟在歲首者商書皆以十二月紀是建不同而書不改夏之月也按在周書作周月以紀王政而曰惟一月既南至則周正惟子惟一月也若以夏正紀則當云元年冬十有一月矣今不然而謂之王正月是以周王之正紀而夫子因之矣雖然以周正紀而猶冠以春者時王之四時也定之方中夏

楊升菴曰商周改正朔之說張歟言分史冊所書民俗所用二項為言其說極是蔡九峯陳定宇偏主一說各有通礙終不可通朱子答吾晦叔書

有曰或是  
常時二者  
並行惟人  
所用張說  
本此史伯  
璿管窺外  
編及元儒  
春秋改正  
辨甚詳然  
大意不出  
此耳

之十月周之十二月而城楚丘乃見于次年之正月紀其成也

去年閏在

戊則定中在十月不在十一月故說者謂衛以十月城魯以十一月會之亦妄

或曰春秋用夏正故四月鄭

祭足取溫麥秋又取周之禾則春秋果用夏矣是不然經紀以周而

傳則亂以夏也穀鄧之來朝經書在夏而傳謂之春經以周而傳固

以爲夏此預所以又謂春來而夏行禮僖之五年正月朔日南至傳

顧以周正說傳亦何常之有預特因其繆爾使春秋以夏正則二月

無冰十月大雪皆不得爲異者何事乎書且在周禮有正歲有正月

正歲爲寅而正月則爲子經書周時然子丑不得四年之正者固自

若周以子正而周之書授民修祭猶切用夏時不易也 郊以孟春

建寅月也禘以季夏建未月也而康成謂孟春子之月季夏巳之月

而左氏則謂啓蟄而郊而後耕故說者謂魯無冬至之郊蓋欲見

魯非僭宣之八年六月有事大廟固云巳月而明堂位以季夏六月

禘周公有非建巳之月矣正在人時在天先王有改正之文而無改

時之實是故周官凡言正歲與田狩郊祀春夏秋冬皆本夏時四月維夏夏之初夏也六月徂暑夏之末夏也春秋之書舉二中以見四時則王正月當爲夏之正矣而且不然豈天之冬而周謂之春天之夏而周謂之秋乎此穀梁所以謂正月烝爲冬祭之時正月狩非春田之禮四月郊爲夏之始九月郊爲秋之終則亦以春秋爲夏正與二傳之說異蓋不知周之四時固不是律也

竊復攷之周以子正而晉獨以夏故絳老曰臣生之歲正月

甲子朔四百四十五甲子矣而師曠謂是叔仲惠伯會承匡之歲於今七十三年今起文公之十一年正月上盡是年二月癸未爲七十有四年於曠說不合長曆攷之則文之十三年正月一日爲乙丑所稱甲子乃三月朔是年二月二十三日却爲七十三年以傳言之則自此前晉國已用夏正僖公四年十二月申生縊經書五年春九年十一月殺卓子經書



十年正月十年冬晉殺丕鄭經書十一年春蓋傳或據晉史而經則周曆也左氏既與經違而杜氏每以爲之從赴夫以赴辭必舉日月史豈得而更哉國語僖十六年文公過五鹿子犯曰十有三年歲在鶉火必獲此土以十二年則爲二十七年是歲歲在鶉尾而取五鹿乃在二十八年之正以夏正數則在二十七年之十一月始應鶉尾之說獻公之伐虢卜偃曰克之其九十月之交乎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是以周十二月爲十月也據汲冢紀年書特紀一晉起自殤叔至莊伯十一年魯隱之元年也皆以建寅首歲晉滅乃復收紀魏事故預以爲魏國之史預蓋知此故於正月每云謂夏正月又云正天時以夏正而已劉知幾不之知乃以爲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天子禮樂獨用周正斯又大妄左氏所記周夏之時不一而足魯隱之元則斷以爲周正月獨有合於經指



路史餘論第六卷

宋廬陵羅泌著

男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孔子生日

陳明卿曰  
此等情恍  
之作歸于  
學識責成

何惑乎儒學之衰乎皆儒者之不自尊其道之所致也夫聖人之禮法行乎天地之間萬物賴之而相生養者也一日或息則日月爲之孛蝕陰陽爲之錯繆山川企走咸失其所豈止臣賊其君子賊其父而已哉顧佛何爲而且與之分曹而抗衡邪今夫峨進賢曳珩玉享太牢而踞豐屋者其貴大亦極矣孰非先聖人之賜哉奈何乘高驥道廟闕則枵然不之顧覩邊豆什溝壑則愀然不之省而崇夷教奉緇侶則至於糜捐跼躄日虔禱月施給猶以未愜是何邪惟其學識不至衷無所見而將以圖荒唐之妄福也夫釋氏果能以福人邪則

學士大夫  
不可

珍做宋版印

王公大人今日貴大不由夷教而顧以進其身潤其家者一本先聖人而取之亦不知義命矣異時有假守古上饒款孔廟者目老桑門舞肘而過執而訪之曰吾由佛刹未始不肅而得無狀則對曰儒自敬我教而不自知其所以敬我有佛書未始漫泄方其暇時珍藏十襲飯之敬之及其出也又非盛服焚禮則弗敢以誦而今橫舍經籍取具污毀狼籍靡所不至齋閣爲聚訟之宮庭廡乃博塞之闕何由興起守聞而忸之從而謝焉以今都邑橫舍實爲無統所謂養士一皆無賴莫適者竊食其間而所籍生徒則皆先進之徒多方占寄以爲他日懼憲免責計成才烏乎出哉嘗試語喪釋氏有所謂四月八日固非其實而走天下之人沈道虔輩累世奉事至推宅以爲寺四月八日廣設圓像舉室慟哭流風如此而孔氏有一初度之辰曾無記者非惟無記正亦自不之知夫孔子之道固不俟此以輕重逢掖之徒亦豈以斯而較彼然道尊在於師嚴而禮義存乎愛敬誠使天

吳因之曰  
車服禮器  
尙表光靈  
况五經精  
蘊聖人  
心血所留  
拜亦未始  
迂也

下橫舍能因夫子初度之辰略爲之識庸何傷

四月八日亦非實定之日詳發揮恆星說

子曩繹齊書見臧榮緒以宣尼庚子日生每以是日陳五經而拜之

未嘗不仰之也奈何夫子一誕生之日史傳紀載靡有定恪瑤瑒子

云宣父畏以元辰而五行書論孔子以庚戌年二月二十三日庚子

甲申時生按庚戌乃魯襄公之二十二年是歲周靈王之二十一年

而長曆其年二月二十三日實爲庚子以哀公之十六年壬戌歲四

月己丑卒乃敬王之四十三年享七十有三齡然公羊傳乃於襄公

二十一年書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則繫於十月之後蓋十二

月二十二日之庚子也是歲閏申以元術論節過在子可以庚戌語

然或以爲十月庚子則是今之八月乃襄公之二十一年而靈王之

二十年也然歲在己酉則爲年七十有四不得爲之庚戌故劉外紀

謂孔子年七十四雖然公羊子言十一月是月固無庚子以孔氏家

譜及祖庭記等所以俱云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乃二十有七日故林

路

史餘論六

一一中華書局聚

開以為戊子之月節雖已過不知周正乃今之八月亦非得云二月矣今定著八月二十七日為先聖人孔子生日

公羊穀梁皆書孔子生左氏不記而獨書孔丘卒杜預謂

因魯史而劉炫以為卿乃書卒此不合書妄也典命公侯

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子為大夫夾谷之會攝相事矣故

傳曰子為國老是大夫之尊者再命則宜書矣四月無己

丑惟有乙丑己丑乃五月十二日林開不知何據以為四

月戊戌戌亦不在五月故祖庭記直以為四月乙丑

鮮卑烏丸

鮮卑者東胡也漢初敗於匈奴退保鮮卑烏丸之山曰鮮卑亦曰烏

丸隋圖經云在柳城東南二百里又棘城東塞外及遼西北百里亦有鮮卑山杜佑不能詳蓋皆其地露宿莽飲桓靈

之際盡并北匈奴地光和中亂檀石槐種為小種鮮卑破之魏初莫

護跋部入遼西從討公孫淵封國於大棘城之北曰步搖子本延為

左賢王孫徒何涉歸漸華風進拜單于二子長曰吐谷渾以馬致國

甘松之南孫葉延為吐渾氏官俗頗同中國及卒兄弟繼立至夸呂

號可汗百餘年還為慕容氏慕容鍾都督錄尚書事奔姚興與拜始

隨有伏允死子順為可汗順子諾曷鉢立封青海國王死子忠立忠

死子宣超立襲可汗號生曦皓卒子非嗣龍朔三年土番併其地散

徙朔方河東境俗謂退次若莫魔遷徙何之青山以大棘城帝顛頊

之虛徙焉元康四年教農桑修政令徵儒生撫華裔四遠歸之乃立四郡

統焉子皝遂王燕前燕後燕南燕皆其別也

范曄曰四夷之暴其勢互彊矣匈奴熾于隆漢西羌猛于中興而

靈獻之間二虜失威石槐驍猛盡有單于之地蹋頓凶桀公據遼

西之士其陵跨中國結患生人者靡世而寧焉然制禦上略歷世

無聞周漢之策僅得中下將天之冥數以至于乎

唐國望都堯山

唐今中山之唐縣也按輿地廣記堯為唐侯于此漢屬中山國今中

山之新樂皆故漢之唐也有堯山唐水南有望都城望都里東北有  
中山故城一曰廣唐城張曜中山記之中人城也望都城東有堯故  
城俗呼爲堯姑城世紀以爲慶都山在望都南張晏皇父謚皆謂以  
升堯山南望都山因曰望都相去爲五十里今在唐縣東北五十四  
里俗呼孤山一曰豆山而十三州志唐故城在盧奴北七十五盧奴  
今之唐也酈元云城去望都城八十去中山城七十推驗宜爲唐城  
北去堯山五里與七十五里之說合然城南無山以擬都山於是欲  
以唐城爲望都城而北又無城以應唐城乃以唐城東南十五高昌  
城爲望都城蓋不知道理之誤也雖然唐之爲名在在有之而平陽  
安邑亦皆曰唐平陽卽晉之臨汾正乃詩之唐國有姑射山按九域  
志唐水之上地正名翼一曰絳而總曰平陽成王滅之以封叔虞後  
更曰唐安邑今隸解故絳之翼城城西二十有唐城又并之平晉北  
二里有故唐城寰宇記爲唐堯所築夫平陽乃丹朱之封也徐才國



都城記及元和郡縣志皆云翼城唐國帝堯裔子所封而晉陽縣北二里亦有故唐城云堯所築卽燮父之所徙而河北縣南百二十八又有故堯城九域志威勝軍之臨漳城風土記亦云堯築而邢之堯山縣漢之柏人西十二有南蠻古城今相有古柏人城九域記引世紀爲堯都縣東北二十二有柏鄉城故與趙都柏鄉縣東西中分城冢記言堯所置有堯廟謂堯登此覽洪水訪賢人者又河東之南二十八亦有堯山上有堯城水經以爲唐堯所理而雷首亦謂之堯山有堯祠唐之堯山亦有堯祠張拙齊地記以爲巡狩所登而河清西南八十五瑕丘東南七里洙西與滑之靈祠皆有堯祠上黨長子亦有堯水堯祠集古錄記堯祠碑二皆在濟陰九域志濟陰乃今有堯溝而九州志曹爲堯廟堯之所開而名若寰宇所記堯迹尤多堯舜之祠天下不勝多矣張拙皆以爲巡狩之所記有所不得盡有如東海縣西北三里謝祿山上堯廟乃太始七年刺史劉崇之所立自以

為堯後為之此類尤多今荆湖南北江西兩浙桂陽永明二水以來  
祠場不可勝紀廣記皆不能錄

克明俊德至時讎

陳明卿曰  
古無姓氏  
者黎民也  
有姓者皆  
王之族胤

聖人之德固無待而自明堯帝俊德所以克明者德性之明足以勝  
己之私而已大學說曰克明俊德自明也不明爾德時無倍無側爾  
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此所以為幽也惟俊德之克明故於是可以親  
九族惟九族之既睦故於是可以平章乎百姓九族王之親族而百  
姓者百官之族姓也聖人之治必自近以及遠由親而之疎是故治  
國者必先家齊家者必先身此平章百姓之所以必先於親九族親  
九族者所以必自於明俊德而萬邦之協和黎民之於變又有待於  
百姓之昭明也九族惟患其不睦故必使之既睦百姓惟患其不明故必使之昭明  
昭昭使人昭昭使昭明也春秋傳曰克明俊德自修也以親九族親親也平章百  
姓體羣臣也協和萬邦懷諸侯也黎民於變時雍子庶民也天下歸

之此明德之効也大抵天下之不治常由遠人之不安遠人之不安常由諸侯之不度不能修身九族何自而親不能親親百官何自而辨故必正身而後內外順必親親而後職任當方晉季世宗賢摧落姦佞在朝悼子父子既非親賢國室之徒又皆讒佞是故一時岳牧如□泰輩曾無畏忌而晉陽之甲與其爲不睦也甚矣迹其禍兆豈不由於俊德之不明乎此於變黎民所以必俟諸侯之協和而協和萬邦所以必俟百姓之昭明也典於親九族言以而下不言以於睦九族言既而下不言既蒙上辭也程子以百姓爲庶民孔氏以俊德爲賢士未諳

楊升菴曰唐明皇問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帝王後古者無民耶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爲姓居大夫

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爲姓莫可分辨故云皆出自帝王也予因以知尙書所稱百姓與論語所言百姓可以類知堯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蔡氏注曰百姓者畿內之民黎民者四方之民此不通古今之說也聖人之視民遠近一也豈分畿內與四方百姓蓋祿而有土仕而有爵者能自明其德而後協和萬國萬國諸侯協和而復黎民於變時雍此其尊也若以百姓爲民庶則黎民又是何物亦豈有民庶先于諸侯者哉舜典曰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此二句今之句讀以如喪考妣爲一句三年四海遏密八音爲一句非也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爲一句四海遏密八音爲一句乃協文義百姓有爵命者也爲君斬衰三年禮也禮不下庶人且有服賈力役農畝之事豈能皆服斬衰則但遏密八音而已此當時君喪禮制如今大行遺詔非百姓四海不由上令而自爲也至周人尙文則人皆有姓所稱百姓則民庶

也論語修己以安百姓書曰百姓有過又曰非敵百姓也是時則人皆有姓矣故指民庶亦曰百姓耳堯典百姓爲有爵命者其說出孔安國尙書古註

九族 三族非異姓

親親治之始也禮小記曰親親者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是所謂九族者夫人生則有父壯則有子父子與己此小宗伯三族之別也父者子之祖因上推之以及於己之祖子者父之孫因下推之以及於己之孫此禮傳之以三爲五也己之祖自己子視之則爲曾祖王父自己孫視之則爲高祖王父己之孫自己父視之則爲曾孫自己祖視之則爲玄孫故又上推以及己之曾高下推以及己之曾玄是所謂以五爲九也五衰之等惟父與長子三年族莫重也以三爲五則祖與嫡孫皆朞以五爲九則高曾曾玄爲三月矣所謂三月殺也昆弟爲之而從父之昆九月從祖之昆五月族

昆三月所謂旁殺也

詳禮書六十

其不曰五為七者服數盡於五也雖然

高為三月則曾宜小功祖為期則曾宜大功以祖期言之則曾大功

矣而為齊三月不以旁服加乎尊也禮齊三月而章以為曾祖是曾

亦齊三月矣重其衰麻尊之也減其時日恩殺也此之謂上殺高曾

曾玄同為三月所以報也然曾服同齊而曾玄總卑也此之謂下殺

是以五為九也記曰閨門有禮則三族和矣詩書言九族而小宗伯

士昏禮仲尼燕居惟言三族蓋五衰之所止以上下言之則九而以

等衰言之則衰以祖免所及自旁言之則又謂之六親一也三族親

之本九族親之盡舉三則九見矣孔安國云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小

記之言亦昭明矣而或者謂高非己之所逮事玄非己之所及見且

出一族則其所睦為不廣於是執為異姓之說此何琦所以謂若但

內宗有不足以贊帝堯之美徒亦不知所謂上下及者非及高玄之

身其同出乎高祖旁殺服屬之內者皆是也夫亦豈知世之難睦者

孫月峯曰  
辨典之文  
須如此明  
確文字圖  
史也

惟在內族曾高外屬世曠事希簡薄有甚於外人者然切疑之桓公六年傳以外祖父母子及妻之父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若己之同族爲九族而禮傳遂謂總以上恩所及妻之父與舅有服明在族也女適人而係姓爲不異族故禮之戴書之歐陽夏侯白虎通

義如淳之徒皆以爲父母妻之族合則爲三別則爲九父之族別而

四

父五屬之內父之女昆弟適人者子己女之適人者子

母之族別而三母之父母昆

弟與其子

妻之族別而二

妻之父母姓

至引伐木諸父諸舅角弓之

兄弟婚姻與類弁之父弟甥舅以爲實謂諸父兄弟者父之族諸舅諸甥者母之族而婚姻者妻之族也是不然伐木詩言親親以睦非九族也角弓父兄刺幽之詩類弁諸公刺幽之詩傳者以爲不親九族非本指也葛藟王族刺平之詩而以爲棄其九族行葦美周忠厚之詩而以爲能睦九族豈其然乎終遠兄弟謂它人父謂它人昆此譬遠棄親族而謂它人爲父母昆弟爾戚戚兄弟莫遠具爾非它人

路

史餘論六

七中華書局聚

也協比其隣豈其隣在族哉况在爾雅內宗曰族母妻之族曰黨父  
可以爲黨而妻與母不得謂之族也白虎議云族者湊也聚也上湊  
高祖下至玄孫一家有吉百家聚合生相愛死相哀故謂九族斯亦  
悉其由矣嗟乎罪人以族此虐王之末政也堯親舜敘惟病施之不  
博然亦有畔止矣是故桀紂雖苛族止一宗秦襄以來立三族法張  
晏之徒猶以爲父母兄弟妻子若莊子之言五紀袁紹之言五宗匡  
衡玄成所言五屬不過父祖己與子孫莊子言六位老氏班志賈誼  
言六親不韋言六戚亦不過父母兄弟夫婦故貫高曰人豈不容愛  
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以論死則非異姓斷可識矣奈何刻者  
濫誅無藝一人犯罪禁至三屬此章帝之所爲惜而如淳者猶以爲  
父母妻之族亦大妄矣漢誅黥布不及蚡也玄之駁之亦可謂明也  
矣異姓之服不過於總總不廢昏而士昏禮言惟是三族之不虞恐  
其廢昏則亦父己子之昆弟而已大功惟不嫁娶妻黨豈妨於昏送



哉

七廟

倪鴻寶曰  
百世不祧  
亦只功德  
主張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廟之中必有功者為太祖  
有德者為太宗此百世不遷者也後繼之君昭穆序位至其親盡則  
以祧去祧去之宗為毀廟之主四時祭之至祫而後得合食于太祖  
之廟祧廟無數若周家惟后稷為始祖文武二主有功德於民者為  
不遷之宗此一祖二宗也漢儒滋蔓遂以謂遠廟為祧有二祧焉享  
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為鬼  
蓋以壇墀二祧足其為七斯亦罔矣夫宗廟之制雖親盡之主猶當  
藏之於祧何以壇墀為是暴之也此蓋因於金縢周公為三壇同墀  
為禱之文而以為祧廟皆當然爾或曰周之文武為不祧之廟自是  
以下皆迭毀降去之此亦非也廟者親事之主也祧者親盡別藏之  
主也入廟者為祔於出廟者為祧有祔者必有祧言祧則非廟言廟

路

史  
餘論六

八  
中華書局聚

則非祧矣今乃以二祧足之為七豈理哉且既曰不毀又豈可名之曰祧廟邪

丘瓊山曰祧附之義不明則子孫凶戾有進退祖宗之權狄梁公以之救唐祀矣祇于二字清潔○按七世之廟在商時了然周以文武親盡當祧而有功德當宗別立文武世室皆百世不遷故周獨有九廟自后穆祧者藏文世室昭祧者藏武世室

堯水不禱

宋大水鼓用牲于社湯大旱禱桑林大水用牲是水有禳事矣水有禱禳堯胡為而不禳大旱致禱是早有禱賽矣早有禱水胡為而不禱曰水之有潦猶人之有水蠱也歲之有旱猶人之有瘴疾也瘴疾水蠱人之奇疹潦災旱熯亦天地之大疹也瘴疾水蠱非善誦之可蠲非禳禱之可免大水大旱豈善誦善禱之可移哉堯舜神聖委其然也是故不易政不致禱惟命伯禹益稷治之而已是蠱之必用醫

鍾伯敬曰  
俱從無來  
往處討出  
思路議論  
玄達

瘳之必以藥也伯禹益稷從而治之百川順流此亦天地之靈瘳而  
獲夫良工之起之也然則湯之致禱豈知不足於聖人歟亦示教也  
身有疾有不可不爲善親有疾有不可不盡誠赤子有疾藥之弗至  
抑坐視而弗軫乎抑將走羣祀而幸其功之一見乎然則湯之禱宋  
之鼓亦所以盡其誠而已矣故湯宋之致禱以示教也堯舜之不禱  
而命禹以任正也桀社伐鼓其亦果能益乎桑林者社也社爲陰鼓  
用聲也聲爲陽伐鼓于社以陽而起陰有是言也雖然桑林之舉將  
七年而後禱乎禱七年而後應乎七年而後禱民事不已緩乎禱七  
年而後應其報不亦晚乎吾固曰湯宋之禱以示教也堯任正也由  
智者觀之思過半矣

星次說

費直書十二篇以易卦配地域蔡邕月令章句以節氣當國分及皇  
甫謚作帝王紀復以月律配入辰次言之而事益支矣按蔡邕之說

路

史

餘論六

九一中華書局聚

豕韋之次立春驚蟄居之衛之分野以至元枵小寒大寒居之爲齊  
之分若謚之說星紀之次於辰爲申謂之赤糞若於律黃鍾斗建在  
子吳越分野以至析木於辰爲寅謂之攝提格於律應鍾斗建在亥  
燕之分野此班鄭之說也鄭氏律說黃鍾子之氣十一月建而辰在  
星紀應鍾亥之氣十月所建而辰在析木班固歷志娵訾之初危十  
六度爲立春中營室十四度爲驚蟄元枵之初娵女八度小寒中而  
危初爲大寒二子蓋原乎此夫星紀東北而吳越實東南降婁娵訾  
戌亥之位而魯位實在東北齊表東海而星且北秦處西垂而次乃  
南故或以古受封之日歲星所在爲說武王克商歲在鶉火伶州鳩  
云歲之所在我周之分野則周屬鶉火故自柳九度至張十二度鶉  
火之次爲周之分晉文卽位歲受實沈董因所云實沈之虛晉人是  
居則晉屬實沈故自畢十二度至井十五度實沈之次當晉之分自  
張十七至軫十一鶉尾楚分故魯襄二十八年歲淫元枵裨竈知楚

按吳越南  
而星紀北  
齊東而玄  
楊北衛東  
而媵訾北  
魯東而降  
婁西魏冀  
州之國也  
晉則不屬  
于冀而屬  
于益魯充  
州之國也  
魯則不屬  
于充而屬  
于徐此分  
野之說爲  
可疑

子之死謂歲棄其次以害烏帑周楚惡之則烏尾爲楚矣自氏五至  
尾九大火宋分故魯昭十七年星見火辰梓慎知宋鄭之火謂宋大  
辰之虛皆火房也則大火爲宋矣然春秋戰國地每遷變三晉未分  
晉果何分秦拔西河魏當何屬周既東西何都而直鷄火陳滅于楚  
何自而入韓分前封後據又豈得如康成之所謂同時而當星次哉  
况乃中邦幾何三千以去夷蠻戎狄外更綿邈詳觀諸書蓋亦支離  
而未嘗究也按甄曜書次三十度度三千里以古九州方三千里果  
如所說九州纔當天分一度之廣九夷八蠻五戎六狄豈日星不臨  
哉古之國邑不過百里何常而得專次况古萬國周千八百又豈皆  
無受封之日而獨此十二國得當之乎七國之初天下雌燕雄魏韓  
魏趙地動巨數郡厥後魏徙大梁則西河合於東井秦拔宜陽而上  
黨入於輿鬼豈趙魏之地歸秦而遂屬秦之星乎秦乃周也不曰周  
而以東洛爲周唐都京兆二郡既入畿內而說者尙謂秦分則是國

黃石齋曰  
州郡之各  
一代之數  
山川之秀  
千古不易  
禹貢分州  
必以山川  
定疆界使  
充州可移  
而濟河之  
充州不可  
移梁州可  
遷而漢陽  
黑水之梁  
州不可遷  
故禹貢爲  
萬世不易  
之書後之  
作史者主  
于郡縣故  
州縣移易  
其書遂廢

易而地不易也吳楚齊晉春秋之末廣土所至一時配入而不知疆域雜亂之不可要也夫風俗之所以異以廣谷大川之異制也州郡雖改山川不移閩浙五嶺本自兩越荆揚徐梁正爾三楚亦何得以是制哉此一行所以惟取七宿之中分四象之中位自上元之首以度爲紀據山河以分其野然亦未之盡也苟以封日則有絕而復續者或以姬而繼子封日既異前人又非而前星且不變邪禹貢無言保章之說惟不得而執也雖然豕韋禍蔡大梁凶楚元枵見饑于宋鄭星紀定占王吳越永嘉中歲白熒惑聚牛女間時謂吳越當有興王未幾是歲元帝登極故史臣謂星斗是祥符堅會謀南寇石越對以歲鎮斗牛福德所在而符融亦以吳越爲不可伐蓋有不可誣者歲之所在爲福所衝爲災故師曠梓慎裨竈有得而言天道在西北而晉不害在越而吳不利皆以歲言之也龍宋鄭之星宋大辰之次陳太昊之虛鄭祝融之虛皆火屬也然衛顓頊之居則水屬矣吳越

同分而史墨以爲越得歲吳不應伐是又不可曉者昭公七年四月日食說者以爲魯衛之惡春分之日在魯衛也十年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則齊薛之分矣前哲之言蓋亦自有所見要不必牽乎此餘如未然要以九州之分爲正

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驗九州之地所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稜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 書唐月令

敬授人時此帝堯之急政聖人以此首書民事之爲重可知矣禮有月令世皆以爲出於管子不韋之書故傅子云月令取呂氏春秋至杜君卿乃以爲出於管子不韋編之以爲十二紀之首漢世戴聖始

袁了凡曰  
文可變質  
不可變凡  
可變易之  
政必非鼎  
革新故之  
義或乘時  
勢或因利  
便豈云強  
乎

取以入禮記蓋以管子有幼官四時之篇然亦不知周公已有時訓而時令解見之周書此蔡氏所以謂為周公之作孟冬祈來年則建用子矣是周正也正歲合諸侯若諸侯之所稅非秦事也而或者猶謂周以六冕郊天以大裘玉輅大常迎氣而月令車服並依時色况乃太尉秦有則非出於周代是亦不知劉安時則之訓本之月令而亦時有增損顧得謂漢時乎常切攷之特亦本之夏小正爾小正之書顧亦本之前代炎黃顛饗一代之治斯有一代之時惟其來者甚遠是故歷代傳寶以為大訓故雖有變易而其大者猶不得而易也頃見郭京易舉正序言我唐御注孝經刪定月令以知唐室嘗改古之月令矣中見斗南於世家獲唐板五經首帙為貺其本既禮記以為先而以月令冠篇曲禮次之月令之篇則於每月分節與中氣而異言之謂呂氏定以孟春日在營室無適變通不知氣逐閏移節隨斗建洎乎月朔差異中星見殊乃令雩祀愆期水旱作沴事資革弊



李卓吾曰  
認理怪事  
若古今無  
此等疑闕  
流傳才智  
腐于心胸  
矣名理困  
于寂寞矣  
尤奇在一  
并載上

於是定以构建準攝提而刪之命集賢殿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  
吏部尚書李林甫門下侍郎陳希烈等為之注此即唐志御定禮記  
月令一卷者爰表出之以見唐世猶以民事為重云淳熙新元四之  
日墨莊藏書

沈璧

書中候握河紀云堯即政十七年仲月甲日至於稷沈璧于河青雲

起回風搖落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自河而出臨壇而止吐甲迴避甲

似龜廣九尺有文言虞夏商周秦漢之事帝乃寫其文藏之東序而

世紀言堯與羣臣沈璧于河乃為握河紀今中候是也王元長云握

河沈璧孫氏瑞圖云帝堯即位坐河渚神龍赤色負圖而至備載山

澤河海之形國土之分域玄雲篇云龍飛何婉婉鳳翔何嘒嘒  
曠昔在唐與虞時見青雲際此也帝舜祇

德欽象有光玄云象天也  
洽象位者也至于稷興榮光迭至黃龍負圖卷舒至水

畔紐樞  
之時置舜前舜與三公大司空禹等三十人集發圖周公踐阼理

政與天合志萬序咸得休氣充塞見孝經藩侯陪位羣公皆就立如

舜周公差應差應邪錯在後聖至于日昃榮光汨河汨覆青雲浮至青

龍仰玄甲臨壇止濟止圖滯青龍靈仰之使周公視王公視聖人精

視其文言周世之事五百之戒與秦漢事中侯摘洛戒云若稽古周

攝七年鸞鳳見莫莢生青龍銜故中候又云周成王舉堯舜之禮沈

璧于河白雲起而青雲浮乃有蒼龍負圖臨河然据攷之亦黃帝之

事爾以按野王符瑞圖云黃帝軒轅氏東巡省河過洛又沈握視將

加沈璧沈握集曆竝臻皆臨諸壇河龍負圖出赤文象文以授命象字

象時代出龍魚河圖云天授帝號黃龍負圖鱗甲光耀從河出黃帝

命侍臣寫以示天下河圖又言黃帝云予夢兩龍授圖乃齋往河洛

求之有大魚泝流而至泛白圖帝跪授之而河圖挺輔佐曰黃帝持

齋七日七夜天老皆從以游河洛之書至翠嬌之泉大鱸泝流而至

問五聖莫見獨與天老迎之蘭葉朱文五色畢見沈白圖以授帝見

園策

又云黃帝游於河洛之間至澤鴻之泉鱸魚負圖以授帝蘭葉朱  
文名曰錄圖前河圖亦云黃帝游洛水有鯉長三丈身青無鱗赤文  
成字故世紀言黃帝時大震三日帝游洛水上見大魚三牲醮之天  
甚雨七日魚流而得圖書則非止握河之說也

鍾伯敬曰理爲不必有事則不可無然後世紛紛符瑞之家曾不  
敢託辭比擬者總在虞夏商周秦漢之事一句托出今古斯震世  
之奇譚

路史餘論第六卷